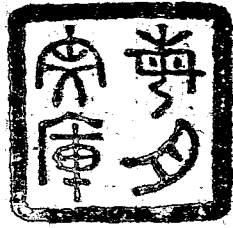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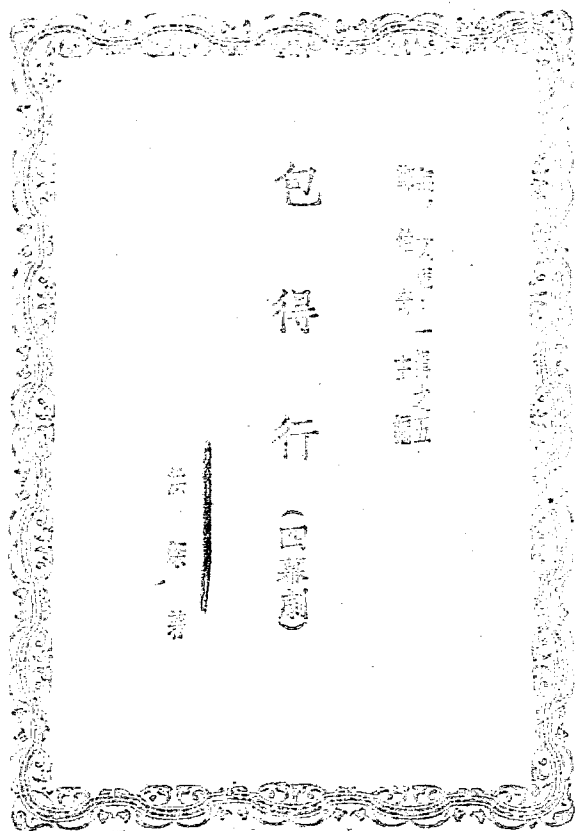
# 包得行

四幕劇

洪深



A161  
F236  
56



3 2173 0781 2

##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廝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渺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塵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編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色得行

本劇蒙前在政治部教導劇團之學員供給甚多材料；又第二幕蒙陳白塵君代寫初稿；特此聲明致謝。

洪深廿八年八月一日

# 包得行(四幕劇)

## 時間：

第一幕——蘆橋事變後不久

第二幕——民國二十七年夏秋之間

第三幕——民國二十八年夏間

第四幕——民國二十八年夏間，第三幕後二星期

## 地方：

第一幕——黃桷坪，深藏四川內地的小鄉村；富戶李國瑞的客廳裏

第二幕——鐵牛橋，鄂東南的小鄉村，離前線五十餘里；楊甲長開的小雜貨店，帶賣茶

第三幕——黃桷坪，李國瑞家後面竹園

第四幕——同第三幕

包 得 行



人物：

包占雲

(即包得行)二十餘歲,四川鄉間無業青年

李大遠

黃梅坪富戶李國瑞次子

李賈氏

大遠之母

陳長年

二十餘歲

黃長年

三十餘歲

李國瑞

五十餘歲,忠厚老實

賈維德

國瑞叔岳,近六十歲,熱心人

賈長生

十六歲,維德之孫

王海青

約三十歲,現爲佃農,從前曾當兵

周煥章

保長

荷香

十五歲,周保長女

包 得 行

張科員 縣府兵役科科員

潘殿邦 當地紳士，前曾數任縣知事

林鴻順 五十餘歲，現任鐵牛橋楊家，春華由火線逃來

農民甲 鐵牛橋農民，該處距前線約五十里

農民乙 同甲

楊春華 鐵牛橋農戶，甲長，開有雜貨舖

農婦甲

王排長

楊老太 春華之妻

楊玉芳 其女

兵士甲

兵士乙

包 得 行

農婦乙

農婦丙

魏一發 扎貨擔行商

農婦丁

農婦戊

高二 鐵牛橋鄉民

趙運長

陳宇庭 黃楠坪農戶

李大成 國瑞三子

其他： 農民，農婦，士兵，各若干人

## 第一幕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在蘆溝橋戰事爆發的七個多月後，每一個及齡壯丁，都應當參加兵役，起來保衛祖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號招與要求，已經到達那深藏四川內地的小鄉村黃桷坪了。一般的老百姓是情願的。政府的法令是周密而又人情的。但是因為少數下級執行幹部如保甲長之流的愚蠢無能，以及營私舞弊，若干地方，難免有不公平，甚至欺騙敲詐的情事，大大地引起人民的反感。

黃桷坪的李國瑞，家道相當殷實，老夫婦為人忠厚，現有兩個兒子，正是對於抽壯丁這件事甚有反感的一家。在他們想，二兒子李大遠是不妨用「於家庭為獨

子」的理由而免役的。國瑞的大兒子多年前到下江經商病故在外，固然不必說。至於他的三兒子年才十六，又已過繼給一位本家，也可說不是他的兒子了。可是保長周煥章還不能完全同意這個見解，除非李國瑞自動的……（彼此心照不宣）……所以這幾天李國瑞忙得天翻地覆。此刻又出外去求託人情。

在他家那一間本來是幽雅而安靜的客廳裏——如果我們從客廳的西邊看過去，面對我們的，是東首一道牆壁；沿牆排列着八仙椅几的一半，黑漆縷花；牆上懸掛幾幅顏色古舊的屏條對聯，想是名人的筆迹；牆邊一扇樹葉式小門，走進去是書室；廳中央一張大圓棹，圍放着四張圓凳，也都黑漆；北首大窗，在蓋造此房時一起構入；匠後側有屏門可通內室；南首一排長窗，開着兩扇，已經掛上暗綠色的細竹簾了——閑暇，安定，無爲，是此屋應有的印象，可是此刻偏有人在裏面忙亂着。

陳長年黃長年忙着揩抹桌椅。

李大遠 包占雲忙着計較一樁什麼要緊事——他們都很興奮，像是心裏有好些話要說；但只低聲抑氣，像是顧忌那兩個長年，不便暢快說出。李大遠穿着白布短衫，藍色土布的西裝褲，綠線襪，黑呢鞋；吹着水煙。包占雲穿一件退了色的藍布長衫，赤足，草鞋；握着一把花生米，時時捻一顆往嘴裏塞。兩人不耐煩地一眼眼瞪看那長年。一到老陳老黃揩抹完畢桌椅提了水桶轉出屏門的時候——

包占雲

（奔過去高聲問）到底是多少？

李大遠

（不大願意）哎呀，你不要嘈囉。

包占雲

怎麼！

李大遠

倒罷事有什麼多講的。

包占雲

不多講，你得趁早告訴我——你，李大遠，黃梅坪李家院子的二少爺，一總送了周

保長多少塊錢，他纔放脫你，不抽你去當壯丁！

李大遠

（皺眉）你嚷嚷得長年們都知道了。

包占雲 哼哼，鄉里人那一個還知道得不夠。

李大遠 不像你講的那樣臭。

包占雲 臭，臭極了！壯丁舞弊這件事，好比是個露天的毛廁，臭氣冲天——（忽然想到一物，伸手摸口袋）你等着，我拿樣東西出來給你看看。（摸出一捲鈔票）

李大遠 （詫異）什麼，鈔票！

包占雲 鈔票，嶄新的鈔票（做出格外鄭重的樣子）法幣八十元，不少吧，哼！（想起此事，不免有些憤恨不平）你總以為像我這樣一個窮小子，既沒有家產，又沒得正當職業，父母雙亡，親戚全無，一年到頭，盡做些沒出息的事，東混一天，西騙一餐，靠着自己的面皮厚，脚步勤，一張嘴吧的兩塊唇，在黃檯坪吃一碗開口飯，十個討厭，九個怕懼，那個調皮無賴透了頂，外號叫「包得行」的小流氓包占雲小包，不該一下子身邊藏有八十元法幣吧！有點奇怪，是不是？

李大遠 （不知怎樣回答纔好）嗯……

包占雲 哈嘞，周保長送給我的。

李大遠 (不能信) 周保長！

包占雲 是的，正是那拿我最沒有辦法的周煥章，他給我這八十塊錢，買託我去替代人家

充壯丁，服兵役的。(把鈔票仍揣起)

李大遠 哦。

包占雲 也許我替代的就是李家院子的二少爺，就是你。

李大遠 (窘急) 這個——嗯。

包占雲 (感慨之至) 他們說，這一次打的是國仗，是中國和日本強盜打仗，保護我們的身家性命子孫後代。這話不錯呀！政府命令說，每個過了十八歲還沒有到四十五歲的男子，都有當兵的義務，誰先誰後憑抽籤，誰先抽到誰該先去。政府也公道呀！可是這些沒有天良的保甲長，(沉痛) 借着抽壯丁這件事，發他們自己的洋財；敲詐有錢人，壓迫沒錢人；該去的反倒躲過不去，不該去的人硬拉去，張大着眼睛



欺騙老百姓，蒙蔽縣政府省政府。不單是黃橋，別的好些地方也是如此，在黃橋，我就沒有看見抽過一回烏簽。我是八十塊錢買我去的，王海青是五十塊錢買他去的，善良老實一點的種田人不用化錢買，拿草繩拴着，拿棍子打着就去了。

李大遠（人同此心，心用此理，聽到這些話也難受）真是。

包占雲 一保規定去三個人，現在我一個，王海青一個，已經有兩個，還缺一個了，當然，你們少爺們不會去的。你只要化八十塊錢，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性命買下，你的性命值八十塊錢。

李大遠（受不了）好了好了，別再說——。

包占雲 八十塊，嘔，祇值那麼些——

李大遠（給他說得實在熬不住了）八十塊，豈止八十塊——

包占雲 不止麼？

李大遠 我們已經答應拿出兩百六十塊——

包占雲 兩百六！

李大遠 —— 答應拿出兩百六，周保長還沒有肯。他一口咬定要四百塊。

包占雲 四百塊？

李大遠 我父親託了舅公賈維德再三和他說好話，可是到今天還沒有談攏！

（陳長年提了一隻籃，從裏面走出，逕向外去）

（李大遠便不往下說）

（接着黃長年端幾隻蓋碗出來，放在茶几上）

包占雲 （想喝茶——開蓋一看）嘿，空的，祇有茶葉，沒得茶。

（黃長年望他一眼，也不做聲，便進去了）

（李大遠放下手裏的水煙袋，在屋裏踱着，想他的心事）

（包占雲睜眼釘住他）

李大遠 （有他們的苦衷）父親本來不願意化這錢的。

包占雲 不願意？

李大遠 祇是（情感的）他爲人太忠厚太老實了。

包占雲 太老實？

李大遠 他不知道怎樣對付周保長。（不甘）鄉裏的有錢人，不化費一個錢，兒子也不會去當壯丁的人家多着呢。（盤算）他們有的是田地，有的是兒子。可是——

包占雲 怎麼樣？

李大遠 可是在這些以外，他們還有一樣好東西，他們還有勢力。

包占雲 哼，勢力。

李大遠 或者他們自己是個人物，或者有個把本家呀、親家呀、朋友親戚呀在社會上是一個人物，他們在鄉裏也就夠得上算是人物了。保長就再也不敢去抽他們家裏的丁，敲他們家裏的錢。比如說，潘知事。

包占雲 哦，潘殿邦。

李大遠

他從前做過縣知事，本縣的縣長是他的舊同事，「有交情的」！他不是常對人家說起麼。你看他家抽壯丁沒有化錢沒有？不要說是潘殿邦自己家裏，就是他的親戚朋友祇要他一句話，保長就不敢不答應。

包占雲

你父親不是認識潘殿邦的麼。

李大遠

父親和舅公現在找他去了。（低頭自思，慢慢走開）

李大遠

不過我父親爲人太忠厚——他平常總是關着大門在家裏，他和潘殿邦祇是點頭的朋友，所以周保長纔敢來出我們的花樣。

包占雲

出你們的花樣？

李大遠

我對你說，服兵役，我其實是不在乎的。（望着包，聲音非常誠摯）我不怕當壯丁的，我是願意去的。老實說穿吧，老百姓都是願意去的，祇要抽壯丁這件事，是公道道的辦理。可是這一次是太不公道了。（憤慨）黃槐坪沒有抽過籤，怎麼我的名字會在壯丁名冊里。周保長把我的名字寫在上面，就是爲了在他拿到我們幾

百塊錢之後可以把我的名字勾去。這不是抽壯丁，這是敲詐老百姓。（兩個人都低頭不語，尋思了一回）

包占雲 他敲詐你們四百塊錢？

李大遠 他要四百，我們答應他兩百六。

包占雲 不論是四百是兩百六，總比我多了好幾倍。我拿八十，將來還得辛苦一番，他幹些什麼呢！（恨恨）這筆賬總會算清的；老子要讓周保長占了便宜，老子的外號不叫包得行，（忽然想到一個主意）喂！李大遠。

李大遠 （倒吃一驚）什麼？

包占雲 （流露出他的調皮無賴）我有一個好辦法，我告訴你。

李大遠 什麼辦法？

包占雲 （眯着一支眼）你和我一起當壯丁去。有兩百六十塊錢，爲什麼要送給周保長化，爲什麼不帶着去自己化。包你化得痛快，玩得舒服。

李大遠 還能——玩嗎？

包占雲 (做鬼臉) 你和我玩，那一次不是玩得够舒服的，你忘了嗎？上一回你和我一起進城在東川大浴室的家庭浴室裏去洗澡。我照樣穿上那副行頭，線襪布鞋，新長衫，衣冠楚楚的，我們一面洗澡，一面叫了酒菜吃着喝着；就預備在浴室裏睡一夜，把那位年紀纔十七歲花名叫什麼陳蓮君的小姑娘也找來喝酒洗澡，那晚上還沒等到十一點澡塘收市的時候，你就她就催我快走，硬把我趕！

李大遠 (亟呼) 現在還講那些無聊的事幹甚麼？

包占雲 (頑皮地笑) 呵，哈！

李大遠 (不樂) 當壯丁是件性命交關的事，你還有心思開玩笑。

包占雲 你着什麼急啊！你不是和包得行一路同行麼，(自負) 包得行，樣樣行，你跟着包得行走，你決不會吃苦。

李大遠 (不以爲然) 這一次是上前線去打仗，會給你那樣便當。

包占雲 是呀！上前線去，可是到我們不高興去的時候我們就回來。

李大遠 （不解）回來，怎麼回來！

包占雲 （拍股）這不是兩條結實的大腿，我們不會跑麼。

李大遠 哼，做逃兵，抓住了鎗斃。

包占雲 （微微搖首，不以為意）包得行逃走，沒有人抓得住的。老實告訴你吧，這就是我敢於接受人家八十塊錢替代人家去當兵的道理，因為我「包得行」（註——動詞）回來的。你總不見得以為我有那樣傻，爲了區區八十塊錢，真的就到火綫上賣掉自己的性命吧——怎麼說，跟我走麼？

李大遠 我——我——我——

（他們談論得起勁，沒有注意到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太太已經從外面進來立在他們身後——灰布衫，黑布褲，頭上纏着一圈藍布，手裏提着一隻竹籃，裏面有幾封線香，幾隻廣柑。）

李賈氏 哦，是你們在這裏。

李大遠 （趕緊站起）母親回來了。

李賈氏 哦，大遠，你怎麼又到外面來！

李大遠 我正在——

李賈氏 我不是叫你藏躲着，這幾天不要出來見人的麼！

李大遠 我正在和小包——

李賈氏 還不快點到裏邊去！

李大遠 我正在和小包商量着那——

李賈氏 進去，快進去。

李大遠 （無奈，祇得答應）是。

（他看包占雲一眼，不能作聲——快快的走進去了。）

包占雲 （看清楚老太太的籃裏有五隻大廣柑——挨延着，故意尋話）老太太剛才在



觀音闍求了簽回來。

李賈氏 求了簽的。

包占雲 爲了要大遠老弟不去當兵，我有時候真想拜求菩薩，大大的保佑他，讓他快點跌個大筋斗，跌壞一支手臂或是一條腿；要不然讓他生一場大病，這樣就可以不必當兵。

李賈氏 （她說話行事，有時似乎可笑，但在她是極端嚴肅的，她誠懇地相信她所說的每一個字，）哎唷，不瞞你說，我有時候，竟也有過這種想頭，可是一來這是褻瀆菩薩，二來自己的骨肉，叫他真的殘廢或是生場大病，到底我們心里不是這樣。

包占雲 啊，老太太真是愛憐兒子，我要有這樣一個母親就好了——老太太，你籃子裏的廣柑，給我一個吃好吧。

（他自己動手，拿過一個廣柑就吃，他此刻不全是胡說搗亂，在他的見解，這些沒出息的念頭，未嘗不是一個要逃避兵役的人應當想的辦法。）

陳長年

（陳長年從外面買了花生、紙烟、雞蛋回來，看見李賈氏，忙立定。）  
老爺今天請縣長——

李賈氏

（點頭）哎哎。

陳長年

（陪着笑）叫預備十個菜，說要，就要，好些東西是現買起來的，真怕趕不及。

（他見黃長年端着花生、瓜子、橘子、冰糖等果碟進來，忙去幫着安排在當中圓桌上，又解開一個紙包，抓一大把花生，加在那原來盛花生的碟子里。）

（兩人收拾完畢一同進去）

包占雲

（廣柑快要吃完）再有一個辦法，大遠老弟要不去，可以裝病。

李賈氏

裝病？

包占雲

說他是寒熱不退，這樣暖和的天氣，叫他穿上棉襖，蓋上棉被，人家也會相信的。

（覺得自己的主意不錯，心里太高興，未免露出些無賴相）呵呵，這樣暖和的天氣，穿上棉襖，蓋上棉被，沒有病也會悶出病來的。呵呵哈哈。我說，簡直不必提當兵

的話，到外邊去躲避一陣，多帶點錢，等到風頭過去，鄉裏不鬧拉壯了，再安安逸逸的回來。（打着如意算盤）至少得有千把塊錢。我包得行自然是不會沒有辦法。

——老太太幹不幹。

李賈氏（看着他慢慢地）你說了這麼許多，我沒有聽大明白，反正不會有好事。你不是要我拿出一千塊錢，讓大遠和你一起出門玩去？

包占雲 噫，不是玩，是避難。

李賈氏（一字字的說）你——現——在——還——是——回——家——去——吧。

包占雲（曉得是玩兒完了）喔——呵

（他頭一歪，兩肩一聳，誇張地向老太太鞠一躬，逕自走出）

李賈氏（愈想愈有點生氣，一個人嘮叨起來）沒有出息的東西，始終是沒有出息的。三歲定八十，小時候看他沒有出息，長大了，站在地上是這麼高的人了還是沒有出息。一年到頭，也沒有見他幹過一次正經，盡是引誘我的兒子去做壞事。今天又來

花言巧語，不知又在打算耍甚麼把戲。花言巧語，騙吃我的廣柑的小騙子，小流氓，小渾蛋，小狗入的。

（李國瑞，他的丈夫，恰巧從外面回來，祇聽到一小半）

李國瑞 你，你說些什麼。

李賈氏 不，不，不是你，我不是罵你。

李國瑞 你罵誰？

（老太太因為罵得太難聽，不好意思回答；低下頭，到圓桌邊整理菓碟）

（賈維德年紀六十多了，是個熱心古道人——他比李國瑞大不過十歲，可是他國瑞的叔岳——像國瑞一樣，今天他穿着藍布長衫——一路來，走得大熱，滿頭大汗，不斷的用袖子揩抹）

李國瑞 我恐怕事情沒有那樣容易。不過請縣長吃一頓便飯，這樣大的人情一說就會肯。他到底是中華民國的縣長，不是做着潘家的官，抽壯丁又是一件大事。他如果隨

便答應我們，那末，國家的尊嚴政府的威信，置之何地呢！

賈維德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求得潘知事肯替我們對縣長說話，你現在又不放心他，你總得相信一個人，纔能夠辦事呀。

（李國瑞尋思着，搖頭不語）

李賈氏 （上前問）你們爲了什麼事要請縣長吃飯？

李國瑞 你還聽不出來麼，這不是爲了兒子的事。

李賈氏 縣長來了，我們怎麼樣呢？

賈維德 不怎麼樣——我來告訴你。周保長說，本保三個壯丁的名字，已經呈報到聯保主任那裏，轉報到區公所，轉報到縣政府兵役科。大遠免役的事現在我們再和周保長商量，他就一味往上面推，可是他又不說他無能爲力，無非這事愈見得難辦，他的用費愈可以要得大就是了。

李賈氏 哎哎。

賈維德 不過，壯丁名冊已經送到縣府，也許是真的。那末我們就得在縣府裏走路了。潘知

事，大家不是知道，是和縣長有交情的麼！所以我們去找他。

李賈氏 哎，哎。

賈維德 可巧周保長聽人說，縣長今天也許會來。潘知事就勸我們，趁此機會，請縣長吃頓飯。再由他來向縣長說情。應該怎樣怎樣，我們就怎樣怎樣。縣長比保長高了好幾層。縣長答應之後保長肯幫忙最好，不肯幫忙，聽他的便——這都是潘知事的主張。

李賈氏 那末，這件事一定可以辦成的了？

賈維德 至少也有七八成把握。

李賈氏 （聽到此話，喜逐顏開——合掌向空拜了幾拜，口中唸唸有詞——轉身對國

瑞）觀音閣裏的觀音菩薩，真是靈極了。

李國瑞 你去求菩薩的麼？

李賈氏 我去求了一支觀音簽。

賈維德 (感興趣) 哦, 觀音簽。

李賈氏 他們說是天開上上簽, 大吉大利。(從竹籃裏尋出遞結國瑞) 請你再替我仔細詳詳。

李國瑞 (接過看) 「觀音靈簽, 第一簽, 天開上上。」真是第一簽, 難得。

賈維德 給我看。(從國瑞手裏拿過簽條, 自己先默唸一回, ——點頭) 唔, 「此卦天開地闢之象, 凡事大吉大利, 上油五筋。」

李賈氏 我求到這張簽, 應該做些什麼呢?

賈維德 簽上沒有說你該做什麼, 除非是到廟裏「上油五筋」——唔, 現在也得要化一塊多錢——此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李賈氏 我可以到後面去燒燒香?

賈維德 那是可以的。

(她鄭重其事地把簽條藏起，提着竹籃，心安意滿的走向后面去了。)

(李國瑞看着她，並非是不同情地微微搖頭)

賈維德 我的這位姪女，人呀厚實的，可惜知識差一點。

(李國瑞自有心事，在屋裏踱來踱去，不會理會這句話)

賈維德 你又在愁煩什麼？

李國瑞 我不明白周保長既然開口向我們要錢，爲什麼還把大遠名字開在名冊上。

賈維德 (展然) 他不把大遠的名字開在名冊上，他怎麼能向你開口。

李國瑞 名字已經呈報上去，人要不去，恐怕就難了。

賈維德 話不是這樣說，周保長有法子呈報，他就有法子取消，不怕不能自圓其說的，固然，這些喪盡天良的保甲長，借着抽壯丁這件要緊公事，拼命的作惡舞弊，發他們自己的洋財，誠然是可惡極了，該殺該剮，可是壞的到底只占極少數，大多數的保甲長還是奉公守法的，況且，一樁買賣，至少要有兩個人纔能做得起來；有買的，纔有



賣的，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稍爲有點田地的人家不拿出錢來買人頂替；比如說，你如果不想要你的兒子免役；儘管周保長想要敲詐，他能做出什麼壞事來！保甲長壞，我們這種人，也不能脫卸干係的。

（忽然門外有人大聲噪嚷）

「不，不是我，我要找保，保，保長，王，王海青叫，叫我領他來的」

「你答應我們的毛巾、牙刷、肥皂那些東西呢？」

「有的，歡送品，每個人有一份，請你到我的辦公處去拿，我就回來的。」

賈維德  
「嗯，周保長來了。」

李國瑞  
請你再重託他（做手勢）把那個東西也給了他。

賈維德  
（摸懷）在我身邊，有機會我就給他。

（周保長將毛巾揩着汗，匆忙的走入）

（王海青仍釘住他問話）

(賈長生跟在背後)

長生

(看着維德叫)爺爺。

賈維德

(應)唯。

長生

(看着李國瑞叫)姐夫。

李國瑞

(應)唯。

王海青

(周保長)我們大約幾時出發?

周保長

你回頭到我的辦公處來,我查出告訴你。

王海青

這次我們是到縣政府,還是直接到團管區司令部?

周保長

你回頭到我的辦公處來,我查出告訴你。

(王海青結實瞪了他兩眼)

周保長

我這裏事情完了,就回去的。

王海青

(招呼長生)走,我們走。

(兩人轉身出去)

賈維德 保長，有點消息麼？

周保長 我正是爲這個事情來的，聽說縣長已經到那離這里五里路的吳家橋了。

賈維德 哦，快到了，(問國瑞)是不是要去迎接一下？

李國瑞 我們大家都去纔好。

周保長 還得有人去通知潘知事。

李國瑞 我自己去一趟吧。

賈維德 好的，你先去，我們隨後就來。

(李國瑞故意先走了)

賈維德 (拉住周保長急問)怎麼樣？

周保長 (將毛巾揩頭)難、難、難。

賈維德 你從前親口答應我的，不能再鬧變卦。

周保長 不是我變卦變管卦的問題，這是件什麼事，談何容易辦到！老實說，我答應你把李

大遠的名字勾掉，我得想多少辦法，冒多少危險，擔多少干係！等到我辦得差不多了，好，你們又不相信我，又去請教別人。

賈維德 （急忙解釋）不是不相信你。

周保長 觀音是觀音，土地是土地，各有各的廟宇，各有各的神通。你們見廟就燒香，到底拜的是那一個菩薩，唸的是那一卷經呢？

賈維德 我和你講過的話，當然是作數的，還要請你始終其事。

周保長 那末，我說，今天請縣長吃飯這件事，完全是多餘的，縣長決不能在酒席前會答應你這個人情。

賈維德 這話是不错的。

周保長 潘知事兩個肩膀扛一張嘴，專門叫人家請客，他自己又好鬧一頓飲食，他在鄉下老愛管閑事，儘是一張嘴巴說人家，自己沒有做一點事，又不肯拿出一個錢，在這

個抗戰時候，公事夠得煩難忙亂的了，再碰到這樣一個土豪劣紳——我不怕，我周保長是在背後罵他的——叫我怎麼辦呢？

賈維德（未便說出他的感想，支吾着）嗯——呵——呵——

（一面從口袋里取那包「東西」點數着）

周保長（注意力分了一部到賈維德手里的鈔票上，怒氣似乎平息了一點）我也不信他和縣長有交情，幾次他去託縣長的事，都是碰了釘子下來的。

賈維德（點頭）這個我也聽說過。

周保長 他能辦到的事，我也辦得到；我辦不到的，我不信他能辦得到——

賈維德 所以我們要煩勞你（湊近，低聲）這裡是兩百六十塊錢——

周保長（故意吃驚）噢噢噢，這是做什麼？

賈維德 上一回，（咳了一聲）我和你，（再咳一聲）談的那——

周保長 呃……笑話，李大爺怎麼好送我錢呢？那我決不能收的，（用力握緊那鈔票伸到

賈維德(面前)快點收了回去。

賈維德  
不，不要客氣。

周保長  
公事公辦，我怎麼好拿你們的錢呢？

賈維德  
不，不是拿我們的錢，這個錢不是送給你周保長的。

周保長  
(將手縮回)喔，這個錢不是送給我的。

賈維德  
是這樣的，壯丁名冊，不是已經呈報了麼，李大遠的名字在內，現在再要呈報一次，說李大遠身患重病，短期不能痊愈，只好暫時緩役，把後面一個名字遞補上去；層層呈報，不是要費很多手續麼。

周保長  
(只顧點頭，言外有意)手續是很麻煩的。

賈維德  
固然大家是辦清公事，可是爲了大遠一個人，添出人家許多麻煩，論理應該請請客招待一番，國瑞又不便自己出面，他叫我再三轉託保長代勞，這個錢無非是請客招待的費用。

周保長 既然這個錢是作請客招待用的——

賈維德 是的，是的。

周保長 那末……數目還不夠點。

賈維德 (并不驚異) 不够麼? 大概也差不多了。

周保長 (嚴肅地考慮一番) 唔——還不够一點。

賈維德 如果，相差不過幾十塊錢的話，我來作一個主，你先去化用，將來由我負責就是。

周保長 那就這樣——這個兩百六十塊錢，暫時還是存在老先生這里，我先去化用。

賈維德 這個這個——

周保長 (將鈔票返還) 存在老先生這里是一樣的——過一天我問老先生拿三百塊。

賈維德 也，也，也好。

☞ (外面有女孩子聲音問：「周保長在這裏麼？」)

周保長 (催維德) 快點把這個收起來吧。(高聲) 那一個找我?

（周荷香是一個天真無知的鄉下小姑娘，是周保長的女兒——此刻領了一位穿青色中山裝，懷里挾着一個文書皮包的公務員進來。）

荷香 爸爸，縣裏一位科員，到辦公處找你，要我把他領來——就是這位先生。

周保長 哦，（忙上前招呼那位科員）請教——！

張科員 （含笑）我是縣政府兵役科的張科員，閣下就是周保長。

周保長 是的。

賈維德 （忍不住要問）縣長就在後面快到了吧？

張科員 縣長沒有下鄉來。

賈維德 （愕然）這就奇怪。

張科員 （問）這位是——

賈維德 不敢，我是老百姓賈維德。

張科員 我沒有聽縣長說要下鄉來。



周保長 沒有嗎？

張科員

呵！是的，縣長有過這樣一句話：有些地方，抽壯丁似乎辦理的不大公平；還有些地方，治安似乎也不大好，有強盜搶東西；他很想帶了常備隊到各鄉去巡視一番

——可是今天祇有兄弟一個人來。

（「喔，少松縣長老哥，好久不見了！」——潘知事在門外，隔了簾子就寒暄起來——）

賈維德

縣長沒有來，這位是兵役科的張科員。（介紹）這位是本鄉的紳士潘殿邦先生。

潘殿邦

（擬視他一回，又皺眉想一回）喔，張科員，見過的，見過的。

（李國瑞，包占雲，王海青，長生等許多人這時候跟着進來，擠滿一屋）

（陳長年黃長年忙着沖滾水，送盞碗）

周保長

（介紹國瑞）這位是本屋的主人李先生。

李國瑞

（懇勤）今天縣長沒有來，張科員來也是一樣。本來預備了一點粗茶飯，（對老

陳老黃說）現在就開出來。（對大家說）我們一面吃飯一面說話。

潘殿邦 最好最好。

張科員 不不，多謝李先生。

潘殿邦 這倒不必客氣。

張科員 我已經吃過飯，

潘殿邦 不會那樣早。

張科員 我真的吃過飯了。

賈維德 就是真吃過飯，一路從城裏來也走餓了，請再用一點。

李國瑞 請張科員再用一點。

張科員 （盛意難却）這樣，飯是不吃了，一路走來倒很口渴，我多喝兩杯茶吧。（真的端起一碗茶，慢慢的喝着）今天除了此地還有三個保要去視察。最好請保長把此地名冊上的三位壯丁同志一齊找到辦公處，讓我見見他們，親自和他們談談。

周保長 是……

賈維德 他們此刻都在這裏。

包占雲 我們都在這裏，就在這裏談談好了。

張科員 也好。（放下茶碗，打開文書皮包，取出一盞名冊——看着名字，一個個和顏悅色

地問，但態度相當嚴肅）王海青。

王海青 （立正舉手）有。

張科員 （看看他）那裏人？

王海青 （放下手）就是黃桷坪人。

張科員 多大年歲？

王海青 二十七。

張科員 家裏還有什麼人？

王海青 有一個遠房叔叔，其他沒有什麼人了。

張科員 一向是做啥的！

王海青 我十九歲出去當兵，在川軍裏當過七年兵。前年川軍改編，我是編餘下來的。這兩年在本鄉務農。

張科員 這一次怎麼做了壯丁？

王海青 我是志願壯丁。

張科員 (點點頭——在名冊上註了幾個字) 好了。(王海青退過一邊)

張科員 包占雲。

包占雲 (弔兒唧噥) 在。

張科員 (看看他) 那裏人？

包占雲 本地人。

張科員 多大年歲？

包占雲 二十四。

包 得 行

張科員 家裏還有什麼人？

包占雲 死去了。

張科員 一向是做啥的？

包占雲 務農。

(有人熬不住笑——笑聲最大的是周荷香和賈長生)

張科員 這次怎麼做了壯丁？

包占雲 (偏大聲) 志願嘛！(大家又笑)

張科員 (點點頭) 好了(接着便喊) 李大遠。(無人應)

周保長 他現在有病。

張科員 有病。

周保長 病得很厲害，據說一時不會好，恐怕不久要辦一個請求緩役的手續。

(空氣突然緊張起來)

張科員 他住在那裏？

周保長 （回答不出）嗯……

張科員 總住在本保之內，不會十分遠的。

周保長 啊……

張科員 我想去看看他的病。

周保長 欸……

潘殿邦 那位李大遠就是李先生的二公子。

張科員 （恍然）哦（已明白了一大半）

李國瑞 是的，就是二小犬。

張科員 李先生有幾位令郎？

李國瑞 原來有三個，四年前長子在漢口病故，三子年紀很小，還在中學讀書，而且已經過

繼給一位本家。現存只有二小犬李大遠一個人在我們身邊。

張科員

唔（一看他這人物，再看他這客廳，略爲一想，便把名冊收起）既是李先生的公子有病，今天就不必見了。

（李國瑞賈維德，尤其周保長，欣欣然有喜色）

張科員

（曉得他們誤會他的意思——胸有成竹，不動身色）現在我對你們當壯丁的人簡單的報告兩點意見，供你們參考。

（包占雲一個人大拍其手——見沒有人附和，他只得自停）

張科員

第一，我希望諸位記得我們這一次是爲自己打仗，是爲保護我們的身家性命子孫後代。我不必多講，我祇要把本縣東南鄉雷公殿高老先生的事情報告給諸位就夠了，諸位都知道高老先生吧！

衆人

知道的。  
知道的。

（也有點頭的）

張科員

雷公殿不是一個大地方，不過兩千多居民，可是他們修得有很好很大的寨子，很高的炮樓，四面山上有七八個碉堡，炮樓里存有六十支土槍，高老先生說，這些都是防土匪的。有土匪來，我們大家起來，把土匪打跑。

（衆人凝神聽着）

張科員

高老先生今年七十八歲了。從前在下江做煤油生意和洋布生意，發過一點財，現在大不如前，他說老運不佳。可是，五年前雷公殿的居民，因為土匪鬧得厲害，大家商量着修寨子買土槍的時候，高老先生一個人還拿出了兩萬多塊錢。爲什麼呢？（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屋裏沒有聲息）

張科員

高老先生說，雷公殿從前沒有寨子，土匪一年要來三四次。每次土匪來搶，老百姓祇有逃難，沒有一點別的辦法，高老先生自己家裏就搶過五次，燒過兩次。後來大家齊了心要買土槍，還要修寨子造碉堡，造炮樓。地方上有的是人手，情願不要錢，大家來修蓋，可是沒有材料。高老先生說，你們能湊多少是多少，不夠的錢向我拿。



這樣才把事情辦成的。

（衆人暗暗稱是）

張科員

高老先生說，自從雷公殿修了寨子買了土槍之後，土匪也會來過五六次，可是沒有一次能進寨。雷公殿的人，一聽說有土匪，誰會打搶的，誰就到炮樓領一隻槍，爬上寨子，躲進碉堡，來一個打一個，每次準把土匪趕走，土匪沒有一次不是吃了大虧走的，近一二年土匪索性不來了。（熱誠的求告）中國人向來會這一套的！在被土匪強盜欺侮壓迫搶殺損害得太厲害的時候，中國人自然會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體團結起來，把強盜土匪打走的（感情赤熱，聲調激昂）所以我們中華民族能够勝利地永遠存在世界上！

（大家都感動）

張科員

（平靜一點）我們修寨子買土槍，爲的是要保家鄉，保護我們的身家性命子孫後代，爲的是要打走強盜土匪——可是這樣打土匪還是不夠的，我們何必一定

張科員

要坐在家裏等着。等那強盜土匪殺到家門口我們才上前去拼命呢！在家門口打仗，家裏不是會吃驚駭受危險麼！爲什麼我們不拿着槍出去二十里在山路口堵住他們！爲什麼我們不上前二百里給那些土匪強盜一個迎頭痛擊！爲什麼我們不自動的當壯丁服役，做中華民國的一個正式軍人，中華民族的一個英勇戰士，到二千里路以外的最前線，打走那做強盜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呢！

（這時連李國瑞都不能不點頭同情）

這是我要求壯丁同志們記住的第一點，還有（態度更嚴肅，有凜然不可犯之概）國家要求每一個國民在這次爭取民族生存的對日抗戰中，盡他的責任。國家規定每一個及齡合格的男子有服役的義務。不論你原來是務農的，讀書的，做工的，經商的，甚至沒有職業的，也不論你是有錢的，無錢的，出身高的，出身低的，義務是一樣的。國家一秉大公，沒有偏愛，不分厚薄，看待你們也是一樣的。國家是寬厚的，但決不是愚蠢的，那一個辦理兵役的人員營私舞弊，或是故意漏報，或是得賄

買縱，或是乘機敲詐；那一個老百姓取巧欺騙，或是規避兵役，或是買人頂替，或是乘機脫逃，國家爲要達到有效地保護大眾的身家性命的目的，不能不依法嚴厲懲罰的。——這是我要求諸位記住的第二點。——我的報告完了。諸位有什麼話問我的沒有？

（衆人彼此相看，還沒有打定主意）

王海青

（舉手高聲）報告。

（張科員點頭）

王海青

出發的壯丁，每人有一份歡送品：一塊毛巾，一塊肥皂，一把牙刷，一包牙粉，一本小紙簿，一包八卦丹，一小盒萬金油，是本保的人集攏錢買來歡送我們的。請命令周保長早點發給我們。

（張科員看看周保長）

周保長

這些東西，才由各店家送來，還沒有分配好。本來準備在出發的時候分給他們的。

王海青 沒有出發之前，還是要洗臉刷牙的。早一點分給我們好了。

張科員（對周保長）不妨早點分給他們。

周保長 是。回頭我就去拿。

（沒有人再問——張科員正在收拾名冊）

包占雲（忽然大聲）報告。

（衆人都看着他）

包占雲 李大遠到底去不去啊？

張科員 李大遠當然去的。

包占雲 李家院子的二少爺，還是要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當壯丁的！

張科員 他沒有理由可以不去呀。

包占雲 假如這裏有個人——我只說「假如」，沒有指出那一個——願意拿出兩百六

十塊錢，叫保長找一個人替他當壯丁，他自己不去，可得不可得？

張科員 如果有這種的事實，政府一定要嚴辦的。

包占雲 假如這裏有個保長——我還是沒有指出那一個——問人家要四百塊錢，他就去蒙蔽政府，報告那個應該去的壯丁身患重病，一時不得好，讓他可以不去，讓一個別的人去。這個可得不可得？

張科員 如果有這種的事實，政府也一定要嚴辦的。

（周保長難受得再也待不下去）

包占雲 我明白了。

（張科員慢慢的整理文書皮包）

（包占雲故意挨到周保長身邊，勝利地圍着他轉了一圈。）

周保長 （怕還有事故發生，忙推託）我去拿款送品分給你們。（他轉身溜去了）

（王海青賈長生也跟了去）

（這時潘殿邦大為活動，先拉着賈維德咬耳朵，又拉着李國瑞咬耳朵，又去和張

科員咬耳朵)

張科員 (婉拒) 有什麼話,請明說好了。

潘殿邦 這裏的——呎——李先生——呎——想請——呎——張科員——呎——到

裏邊書房去——呎——坐一坐——呎——

(張科員已將文書皮包挾在懷中)

李國瑞 請稍爲坐一坐,我預備了一點粗點心。

潘殿邦 呎,還有幾句要緊話,呎,想和張科員呎,細細地談一談。

李國瑞 這也是我的一點誠心,務望張科員賞光。

賈維德 如果張科員一定不肯賞光,我們都要覺得難堪了。

張科員 (想了一想——自有主宰) 好好好,我們到書房裏去坐坐。

(他爽快地先走進去)

(潘殿邦忙跟進去)

李國瑞

(吩咐兩位長年)你們把點心開到書房裏來。

(他亦走進書房)

(陳長年黃長年剛待走向後面廚房去)

賈維德

(喊住一個)老黃，點心不忙拿來。我們要談話，不忙拿來，懂得麼？

黃長年

懂得。

(兩個長年後面去了)

(賈維德也慢慢地踱進書房)

荷 香

(本來立在一旁呆看，此刻見別人都已走光，客廳裏只有他和包占雲兩個人，忽然感到危險)啊呀。(向外就走)

包占雲

你往那裏逃！

(他奔去擋住門——荷香轉身跑——他就追——圍着圓桌追了兩圈，荷香到底被他拖住)

(荷香用力掙)

(包占雲的氣力大)

荷香 (急得雙腳亂跳, 又不敢大聲張揚) 每次見了面, 你總是這樣子的, 動手動腳。

包占雲 你還逃不逃?

荷香 你快放開我。

包占雲 我放開你, 你還逃不逃?

荷香 你先放了手再說——我不逃。

(包占雲便放了她)

荷香 (喘着氣, 把衣衫整理好, 又瞪包占雲兩眼) 你這個人不好。

包占雲 爲什麼你見了我總是逃?

荷香 就是因爲你這個人不好。

包占雲 那是你父親說我的話。你知道, 你父親和我是冤家對頭。



荷 香 包占雲是真的不好。

包占雲 你爲什麼那樣怕你的父親？

荷 香 他是我的父親？

包占雲 你父親不許你理睬我，是不是？

荷 香 我也不願意理睬你。

包占雲 你也不願意！

荷 香 一理睬你，你就是那樣頑皮；總是胡鬧，總是作弄我的。

包占雲 今天我不頑皮，我和你講正經話。

荷 香 我不聽，我要回去。

包占雲 講正經話，你也不願意麼？

荷 香 怕給我父親闖見——不大好。

包占雲 我告訴你，我不久要出遠門了。

荷香 (注意) 噫?

包占雲 遠遠、遠遠得很,兩千里路以外,不知那一天才得回來。

荷香 (不十分相信) 真的?

包占雲 哪,不是我當了壯丁麼。

荷香 (未免有些同情) 哦!

包占雲 我們還是好好的坐下,好好的講正經話吧。(將圓凳兩張並在一起)

荷香 噫……

包占雲 你坐一張,我坐一張。

荷香 光是坐下講講話,那是可以的。(先坐下)

包占雲 (順手拿過一碟花生) 這是準備給縣長吃的。縣長不來,張科員不吃,我請你吃。

(他自己抓了一把,將碟子放在荷香膝上)

荷香 (一面剝着花生) 你、你、你真的不久就要走嗎?

包占雲 真的真的，當兵去了，不得，我還許有一天做了軍官回來。

荷香 軍官？

包占雲 你沒有看見過軍官麼？斜皮帶，大馬靴，發亮的馬刺，一個證章，口袋裏插著一支自來墨水筆。我要是打仗出力，我也會做這樣一個軍官，我做了官回來，我就討你做太太。

荷香 （搖頭）唔。

包占雲 怎麼，你不相信我會做官！

荷香 （搖的更利害）唔——唔。

包占雲 什麼呢？

荷香 當兵不是好事。他們說的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

包占雲 瞎說，當兵的都是好鐵！

荷香 至少，你不是塊好材料，我爸爸是這樣說的。

包占雲 你爸爸也是瞎說。

荷香 你這次願意當壯丁，我爸爸高興極了。

包占雲 他爲什麼要高興？

荷香 他說是一塊石頭打死了兩個蛤蟆。

包占雲 那裏來兩個蛤蟆？

荷香 你肯去，壯丁可以夠額，而且，黃梅坪又除掉一個壞人。

包占雲 （毫不生氣）嘿，他又瞎說了一回。

（荷香剝了許多花生，可是自己一顆不會吃；現在將一把花生米，放在包占雲手裏）

荷香 爸爸說，當兵打仗，不是好事。從前四川不是年年打仗年年招兵麼。那些放下耕田

去當兵的原本不是好人，可是當過兵打過仗回來的更壞！

包占雲 那是從前的事。從前打的是私仗，這一回打的是國仗，大家可以不開玩笑的，不說

別人，單說我包占雲，我要是願意好生幹，準可以好生幹——你們有辦法使得我願意就行了——我還是不會跑步，不會爬山，不會打槍，不會拼命——

荷 香 （忽然立起身，將菓碟放在圓桌上，低嘆）鳴……：

包占雲 我拼命打仗，真的有一天會做了官回來的。等我回來的時候，你怎麼樣？

（女孩子情感激盪，說不出話來）

包占雲 我做了官回來，你怎麼樣？

荷 香 （頓聲）那時候，我爸爸也會說你好的。

包占雲 那時候，我請出兩個媒人，備辦十桌酒席，抬一頂花轎——

荷 香 （哭聲）可是我怎麼知道你一定會回來呢！你是去打仗的！

包占雲 不要哭，不要哭。

（荷香要哭，但是眼淚喉嚨，都不聽話，祇好拉起衣裳角，用力掩着眼淚堵着嘴）

包占雲 （臉上做出怪像）你再哭下去，我我我要不去當兵了。（將花生米還給她）要

哭了，吃點花生米吧！

（只聽書室門響，潘殿邦氣沖沖的走出來）

潘殿邦

（咬着牙齒恨罵）渾蛋，簡直是個渾蛋，不識抬舉不懂得做官的渾蛋。

（包占雲周荷香都莫明其妙）

潘殿邦

（沒有別的觀眾，祇好對他們兩人發揮）你們想想世界上有這種不通情理的

公務員麼！我和他好說歹說，他始終一個錢不肯受。阿呀，做官可以不要老百姓的錢的麼！不要錢就是清公事。清公事就是公事公辦，樣樣頂真，老百姓就不能有一點搪塞偷減的餘地！那樣，人家受得了麼，還不趕你走麼。我說，少松縣長，有時候還

聽我姓潘的一句話——

（這時候老太太從裏面出來，已經立在他們的面前——大家沒有留意）

李賈氏

潘知事，潘知事！

潘殿邦

（出不意，驚訝）啊，什麼？

李賈氏 答應讓我們兒子不去麼？

潘殿邦 沒有答應。

李賈氏 總得求潘知事再和他說說。

潘殿邦 小小一個兵役科的科員，他就是耍公事公辦，不賣我的老面子。

李賈氏 求你再去說說。

潘殿邦 這樣一個不通世故的人，我不願再和他談話，我要回家了。

李賈氏 （實在着急）我叫李大遠自己去求求他好不好？

潘殿邦 （躊躇）這個，嗯……

李賈氏 我親自求他，好不好？

潘殿邦 （看她半響——不忍再阻止）求是不妨去求求他，我看未必會有用處。

李賈氏 哎，我先進去準備一下。

（她搖擺着走向後面）

潘殿邦（等了一會）我真走了改天見

（他匆匆地走出，剛巧保長拿着毛巾等歡送品從外面走入，兩人撞個滿懷！潘殿邦結實瞪保長一眼，自去了）

周保長（不由生氣）哈！

（荷香見父親來，正想偷偷溜走——已經給他看見——荷香快走）

周保長（氣上加氣）哈！！！！（猛又看見包占雲在一旁得意，第三氣）哈！！！！

包占雲（偏去招惹）喂，周保長，恭喜發財。

周保長（瞪眼）發什麼財！

（王海青和賈長生又來）

王海青（對包）我們下星期一出發，我還有話和你商量。

包占雲（看見王海青手裏毛巾）等我拿到了歡送品再說。

周保長（這是你的一份，拿去！遞過）



包占雲 (點看一番) 喂, 是不是和王海青的一樣的。

賈長生 是一樣的。

包占雲 這塊毛巾好像小一點。

王海青 (要催他走) 一樣的。

包占雲 周保長, 我還要一塊毛巾。

周保長 一人一塊, 分配好的。

包占雲 我拿這把牙刷和你換。

周保長 換不得。

包占雲 (瞪眼) 你不知道我從來不用牙刷的麼。

周保長 好好好, 換給你, 算是我送給你的就是了。(又給他一塊毛巾)

包占雲 (接過) 周保長, 你知道麼, 你這個人還是真不錯。我蠻喜歡你的。

周保長 你也是個大好人, 我也蠻喜歡你的。

包占雲

我希望你在我們出發之後你的什麼都是好好的；一帆風順；萬事如意；以後辦抽壯丁的事，再也不會碰到張科員！

周保長

我希望你出發之後，你的什麼也都是好好的；吃的好，睡的好，打仗打得好，在前線太太平平的，你不是零零碎碎的回來。

包占雲

我希望你家不遭天火燒——

（書房門啓，張科員在前，李國瑞、賈維德隨後相送——三人默然無言向外走——剛到客廳門口——忽聽李賈氏呼「張科員，請稍爲站一站」——她顫搖搖地從後面走出）

李瑞國

（只得介紹）這是我內人。

李賈氏

（直到張科員面前）張科員，我求求你，我們的二兒子李大遠，不能去當兵的。他身體是這樣軟弱，爲人是這樣忠厚，胆子是這樣細小，平常叫他打死一只老鼠他都不敢；他不能去當兵的。而且，他兒正害着病呢！

張科員 (不住搖頭,長嘆一聲)唉!

李賈氏 (轉身喊)大遠,你出來,你自己求求張科員。

(李大遠裹着一件厚棉袍,慢慢地走出)

李賈氏 張科員,你不看見麼,大遠是真病着,發冷,發熱呢。(對大遠)你向張科員磕個頭。

(李大遠真的跪下去磕頭)

張科員 (快攙扶)起來起來,

包占雲 快起來吧!

王海青 (同時) 起來好了!

(李大遠起來,低頭立着)

李賈氏 (懇求)張科員,你做件好事吧。(合掌禮拜不止)

張科員 (被她的一片至誠所感)老太太,你趕不要這個樣子(差不多要搖動)你真

叫我爲難了。叫我怎麼辦呢！（努力恢復理智）這是民族國家的一件大事，老太太要明白才好。

李賈氏

（搖頭）要自己的兒子當兵打仗，（聲音嘶啞）做母親的，不會明白的。做母親的，不願意兒子離開她，要保全兒子的生命，要兒子的生命過得長久，你們總不會說這是做母親的不好吧！

張科員

（聲音沉着——動了真情感）是的，生命是好東西，應當寶貴的！可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有這麼許多去當兵打仗抵抗日本的侵略，甚致竟犧牲了生命！他們爲什麼犧牲寶貴的生命呢！還不是爲了要保全一個比較自己生命更加寶貴的好東西，民族的生命！那些軟弱的，年老的，年幼的，甚至那未曾生養出來的將來的人，他們此刻都不能當兵打仗，這些人以及大多數壯年男女，他們的生命，連同中華民族的山河田地物產糧食，一切可以使得中國人的生命過得長久的——這就是我們要保全的更好的東西。這個，全仗我們有像李大遠他們三個這樣的壯年人，

去當兵打仗，去英勇的打仗，才能保全的。打仗不能不犧牲生命，這是不幸的事實。（轉身對李賈氏）母親愛惜自己的兒子，也是應該的，你今日讓你的兒子去當兵打仗，你贈送了一樣寶貴的東西給中華民族，可是你要想到別的無數母親的寶貴兒子，正在把一件更好更寶貴的東西，贈送給你呢！（看着大遠）李大遠是不能不去的。我祇能個人祝福你，祝福你將來打了仗之後，你是強壯的健康的快樂的回來！

（他對衆人行一禮，靜靜走出去了）

賈長生

大遠表表表哥，你你你去就是了，有什麼……什麼關係呢！

（李賈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李國瑞

（低聲）不要哭，哭有什麼用處呢。

（她哭得更響了）

王海青

老太太，不要哭，三個人一路去，我們會得照應他的。

包占雲 是的，不要哭了，

王海青 我當過七年的兵，一點也不覺得苦，你看，我還是活着回來。

包占雲 對的對的。

王海青 我打仗是有經驗的，我來教大遠打槍。把對面來的日本鬼子先打倒，自己就沒危險了——這是打仗的法子。

包占雲 要是打仗不行的話，我會教他用兩條腿，跑回家裏來。老太太放心好了。你的兒子包在「包得行」的身上！

李賈氏 （自管嗚咽，不理他們——回頭看一眼兒子，不覺關心）你還不把身上的棉袍子脫下。（繼續嗚咽）

（李大遠霍的把棉袍解開——一把藏在裏面的蒲扇跌落在地——他脫去棉袍，拾起蒲扇儘力扇風）

（包得行看見，對王海青做鬼臉）

包 得 行

(大家都有點愕然)  
(幕下)

——第一幕完——

〔60〕

## 第二幕

鐵牛橋，是鄂東南的一個小村，約有二十戶人家。雖然此刻離火線僅祇五十餘里，但因我軍迭獲勝利，軍隊的紀律嚴明，居民仍能安居樂業，甚至少婦幼女，從前曾爲「消息不好」而逃避到山裏去的，現在也都回來了。

村里人大半是務農的，深秋時，田里的稻子已經收割，大家稍有空閒，年輕有氣力的人，好些應徵爲臨時運輸隊，爲軍隊擔運糧米去了；甲長楊春華的兒子，就是幹這個去的，每人每天可賺半塊錢。甲長自己將近六十，老婆在五十以外，還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兒玉芳；在村梢頭開著片小茶店，帶賣雜貨。

這茶店原爲便利過往行人的。（我們此時是坐在店內朝外看，正對店門，門外



便是自左至右一條大路。茶店不大，祇有三張茶桌，參差地擺著。右首櫃台上，放着些花生、甜餅、油麻花、雞蛋、鹹鴨蛋、掛麵、火柴、紙煙，以及一個裝燒酒的小瓦罏，和茶杯、酒杯、筷子、茶缸之類。櫃台後有小門，進去是煮水的爐灶，及臥室。

楊甲長有事出去，店裏的事，由他的從江西逃難來的親戚林鴻順照管着。林鴻順也是六十左右的人了，坐在櫃台外一張破舊躺椅上，和幾位年老茶客，閒談第二連的事，同時留心門外，見有兵士走過，便親熱地招呼他們進內喝茶。

林鴻順

（閒話）是的，是的，是要開拔，聽說往前面去，第二連是要開拔了。我聽得說，我們又打了勝仗，向前推進四五十里，第二連是奉到命令，跟着一起上前去的！

農民甲

第二連住在我們這裏，要算是頂久，差不多有三個星期。要不是前線靠得住，那能這樣久不往前調，這個打勝仗的話是不錯的。

林鴻順

現在的軍隊真不錯，會打仗，對老百姓也好。上個月不是有過謠言麼！說是前線吃緊，每天有不少不少的軍隊往前開。村裏人慌了，就都往山裏跑，把糧食也帶了去。

農民乙

——我也跟着你們去的——全村沒有留着一個人。稻子熟在田裏，黃黃的滿滿的一球球，把稻梗都壓彎了，就是沒有人割。（見一兵士持物走過）喂，老表，進來的息息，喝杯茶，不嗎？忙着送還東西嗎？好，等一會你來。（繼續閒話）稻子不割，一有雨水就會發芽，今年收成全完了！司令部派人找大家回來，說是軍隊可以幫着割稻子，話是說得好，可是誰也不肯回來——

林鴻順

是呀，大家都怕拉夫！  
怕拉夫，而且誰也不能相信軍隊會幫着老百姓做活。可是後來呢，真開來一團弟兄——第二連就在那時候開來住下的——不到三天把田裏的稻割完。大家這

才知道，軍隊真不錯，不單不欺負老百姓，還真是對老百姓好。村裏的男女老少才絡絡續續的回家。現在是年輕的大姑娘也都放心回來了。（見二兵士持物走過站起招呼）喂，老表，進來喝杯茶，明天不就開拔了嗎？進來談談，回頭來嗎？一定要來的。（坐下）

農民乙 鐵牛橋雖說離火線不過五六十里，駐在這里的軍隊好，大家就能安心過日子了。

（尋思著）可是，不知道以後開來的，比起第二連怎麼樣。

林鴻順 我不是說，現在的軍隊都好麼——自然，一連有一百多人，免不了有幾個壞東西，可是大體上講起來，我們可以放心得下的。

農民甲 這一次第二連走，我們全村子的人也該送點禮物，開一個什麼會，表表心意才好。

林鴻順 有的，有的，聽說是請他們吃飯，楊甲長就是忙這個事去的——

農民甲 哪，（指門外）那不是楊甲長回來了。（果見楊甲長從外面回來了——後面跟着二位六十多歲的農婦）

農婦甲 （求告）你不能老是這樣說不行不行，你得替我們出個主意。

楊甲長 不是我不肯；請客的事，誰該燒飯，誰該煮茶，誰該做菜，已經分派好，沒有你的事。

農婦甲 我不管，我去煮兩桶稀飯——

楊甲長 用不着稀飯預備下的東西已經不少，有大肉、有鷄、有鹹蛋、有菜蔬、有酒、有飯、有茶、

還有紙烟——

農婦甲 再加我兩桶稀飯也不要緊。

楊甲長 (只顧搖頭) 其實可以不用了。

農婦甲 (見他堅持,未免動了感情) 楊甲長,你一定不答應我,我要罵你的。

楊甲長 罵我?

農婦甲 (她不是個有多大知識的人,但心里是真誠的這樣感覺着) 第二連剛來的時候,我們左首的鄰居陳大媽替他們煮了一大鍋飯,沒有派到我,後來開什麼軍民聯歡會,我們右首的鄰居,王大媽燒了四桶茶水,又沒有派到我,這次全村子的人替第二連送行,又不派到我。這是不對的。我家裏雖是貧窮,一兩斗米還是拿得出,爲什麼不讓我也表表我的敬意。楊甲長,我要告訴大家的,你辦事不公道。

楊甲長 (也是老實人,竟拿她沒有辦法) 呸,我,嗯,我一個人作不了主。

林鴻順 (看不過——插一句) 答應她就是,這也是她的一份心。

楊甲長 (躊躇) 嗯……

農民甲 多兩桶稀飯有什麼要緊。

農民乙 不會有人說閑話的。

楊甲長 (只得應允) 那麼就這樣吧。

農 婦 (欣然) 準定, 沒有改的, 我回家淘米去了。

(不等答覆, 急忙走去)

農民甲 楊甲長, 事情忙妥了麼?

楊甲長 他們走得早, 好像是半夜兩三點鐘就開拔, 天光亮, 可以走到, 聽說他們打算餓著

肚子走。你看, 他們不是把借去做飯的傢伙, 都送還了麼! 我們打算在他們開拔之前, 請他們飽飽的吃頓飯。

林鴻順 那是的——要是開拔的時候不知道, 最好格外早一點, 在半夜就把酒菜送去,

(一眼見走來的王排長) 喔——王排長來了——(呼) 王排長!

(王排長上,衆人起立)

王排長 (親切地)各位請坐,請坐。

楊甲長 請坐。

王排長 楊甲長,我們弟兄們借用的東西,有什麼沒還來的麼?

楊甲長 (約略一想)沒有什麼了吧。

王排長 (看手中紙單)板凳、小方桌、飯碗,都不少麼?

楊甲長 都不少。你們真是周到。

王排長 哦,還有一個水缸。

楊甲長 對了,小水缸——往常是放在里屋子爐灶旁邊的,不在眼前,想不到。

王排長 就快送來了。包占雲王海青李大遠三個人抬着水缸在路上走,我剛才碰見的。

楊甲長 不忙,不忙。

(楊老太從里屋子提罐開水出來)

楊老太 (倒一杯) 王排長, 喝茶; 剛燒開的河水。

王排長 謝謝, 老太太!

林鴻順 你坐下息息!

王排長 不啦, (要走) 我還有事上那面去!

楊老太 喝了茶再去。

(楊玉芳提兩隻活鷄上。)

(她剛到二十歲, 是成熟了的鄉鎮間的大姑娘——有着那城市中的二十歲女子所消失了的天真與俏皮, 也不像一般內地女子那樣過份的拘泥地「拿不出手」。她是懂事的, 但不世故, 健壯的, 但也相當溫柔。)

玉芳 爸爸,——哦, 王排長;——爸爸, 你瞧, 這兩隻鷄大不大?

(衆人都注視她手中的雞。)

玉芳 (舉右手鷄) 媽, 這隻是劉二嫂子送的。(又舉左手的) 這隻大的是陳大媽送

的。你們看，都是這麼肥！

（衆人看着鷄亦高興）

楊甲長 王大媽家裏已經有九隻，連這兩隻有十一隻，差不多都夠了。

玉 芳 爸爸，你馬上就去做嗎？

楊甲長 我馬上去殺鷄，讓王大媽好上罐子煨燉！

王排長 各位，我走啦，回頭見。

林鴻順 回頭見。

（林鴻順送王排長）

玉 芳 （趕快放下手裏的鷄，追出去。）王排長，王排長，我們明天什麼時候把酒菜送到

二連去？

（聽得他們在外面說話）

謝謝，不要客氣啦。



我們全村子的人要歡送你們——

謝謝，不必啦。

要的，要的。——

（楊老太見玉芳追著王排長說話，有些不快意）

楊老太（自語）唔，玉芳這個孩子。

農民甲（看了一眼地下的雞，起立）楊甲長，你公事忙吧，我們走啦！

農民乙（也起立）走啦！

林鴻順 再坐一會——

農民甲 明天清早二連見。

（農民乙和農民甲同去）

楊甲長（拾起地下的雞，口裏答應著）二連見，二連見！

楊老太（見無人，走向楊甲長）我說，玉芳又跟王排長去，叫人看了不像樣，大姑娘家總

跟那些當兵的來往，你也得說說她。

楊甲長（似應非應）唔。

楊老太 真不懂，這麼大的大姑娘爲什麼老愛和那些大兵混在一起！

楊甲長 怕什麼？跟他們說說話有什麼要緊。

楊老太 不要緊。

楊甲長 人家二連的弟兄對我們都是那麼好。

楊老太 對我們好的是不少——就是專有幾個人叫什麼李大遠包得行的——

楊甲長 人家明天就走的，別再說那些——我們那隻豬老張給宰了沒有？

楊老太 宰啦。

（外面有人喊着：「小心，向左走，跨一步，地下有坑，這裏到了！」——是包占雲的  
聲音；他扶着李大遠走——他自己只提着一隻小籃。李大遠的頭上罩着一隻水  
缸，頭臉均罩在缸內——王海青揹着兩條板櫂跟來。）

包 得 行

包占雲 老太太，我們送還你這個水缸。

楊甲長 多謝，多謝。

包占雲 要替你搬到裏面屋子裏去吧？

楊甲長 不用不用，我們自己搬好了。

（包占雲王海青幫着把水缸從李大遠肩上取下放在地上——李大遠氣喘着

揩汗）

楊甲長 （端茶過來）諸位喝杯茶再走。

（他自和楊老太太將水缸搬進裏房）

王海青 （見店內無人）喂，你們到底怎麼樣？

包占雲 三十六着，走爲上策。

王海青 溜走，今天晚上就得走。

李大遠 今天晚上。

王海青 大家忙着開拔，亂哄哄的，機會再好沒有，我們給他們一個冷不防。  
李大遠 啊！

王海青 今晚再不走，明大隊伍又往前開，更加不容易走掉了！怎麼樣？  
包占雲 現在該是回家的時候了，可是不要忘記一件要緊事。

王海青 什麼要緊事？

包占雲 我們辛辛苦苦出來大半年，不能這樣光着兩隻手回家，總得有點成績纔好。  
李大遠 成績？

包占雲 沒有做到官，至少要發點財，沒有發到大財，至少也得要發點小財。

李大遠 那怎麼辦呢？

包占雲 打起發！

李大遠 打起發！

王海青 是打起發！（低聲）就是搶人家的，拿人家的，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你也出點氣

力的，不能坐享現成。

李大遠

我跟你們去打起發去好了。你們做什麼，我沒有不能做的。

王海青

那末，趁早動手。（仍拿起兩條板櫈）我們一起走。

（他們剛走出門，遇見玉芳從外面回來）

玉 芳

（高興）李大遠、包占雲、王海青，你們幾時來的？怎麼就走？

李大遠

我們——還有公事。

包占雲

對了，有要緊的公事。

王海青

我們要把這幾條板櫈送還給人家，不得閒，回頭再見。

（他拉着包占雲李大遠走了）

楊玉芳

（似乎有點悵然——轉身呼）爸爸！

楊甲長

（走出——兩手均是泥污，還在揩拭）什麼事？

楊玉芳

陳大媽等着你去殺雞呢。

楊甲長 我這就去，這就去。

(他匆匆走出)

(楊玉芳把幾張棹子上的茶碗收拾起，還在打算掃地)

(李大遠忽又回來，立在門外喊：「玉芳大姑娘」)

楊玉芳 (抬頭看) 咦！

李大遠 我來向你借一根針一條線。

楊玉芳 一根針一條線？

李大遠 我軍服的扣子掉了兩個，明天要開拔，我想把它縫上。

楊玉芳 可以的，等我來拿針線給你。

(她到櫃台裏去取)

(李大遠便把皮帶解開軍服脫下)

楊玉芳 (把針放在他面前) 你自己會縫嗎？

李大遠

(左手拿針，右手捻線，向着亮光穿針，裝做內行的樣子口裏應道——) 嗯，馬馬虎虎，(忽然連叫) 啊啲！啊啲！

楊玉芳

怎麼哪？

李大遠

針掉了！

楊玉芳

(好笑) 嘿嘿！

(李大遠瞪她一眼，灣腰尋針——玉芳幫他尋——兩個人蹲在地上，轉來轉去

——還是玉芳尋到)

玉芳

(站起來) 扣子給我，還是我來給你縫吧！

(李大遠只得將扣子交出，自認失敗立在一邊看着)

楊玉芳

(有意無意地) 你在家裏，想必是有人替你縫的。

李大遠

在家裏，自然。

楊玉芳

(看他一眼) 那個替你縫呢？

李大遠 我的母親。

楊玉芳 哦，老太太。

李大遠 我母親時時當心着我的冷、熱、飽、飢、吃東西、穿衣服，沒有一樣不是她煩心，我在家，

母親總叫我睡在她房裏的。

楊玉芳 （也覺得安慰）哦——老太太真好。

李大遠 那是沒有話說的。

楊玉芳 （關心）此刻你在軍隊里，怕就沒有人這麼當心你了吧。

李大遠 還是有的。

楊玉芳 （起勁）還是有的？

李大遠 包占雲、王海青。

楊玉芳 （失望）哦，他們。

李大遠 是的，他們——我們三個人一路從黃桷坪出來的。我們是好朋友。



楊玉芳 朋友和母親不同。

李大遠 唔，是有點不同。

楊玉芳 那末你不想家嗎？

李大遠 有時候想有時候不大想。

楊玉芳 （似乎不信）不大想？

李大遠 在軍隊里幹得也蠻快活的——我真不懂，你們老百姓爲什麼待我們這樣好。

楊玉芳 你們弟兄，待我們老百姓也蠻好。

李大遠 你們簡直一點不怕我們？

楊玉芳 （望着他）怕嗎，爲什麼怕？

李大遠 往年好像老百姓都是怕當兵的。

楊玉芳 往年好像是的。

（她已經縫好一個扣子，此刻再縫第二個）

李大遠 你個真好，還替我縫鈕扣。

楊玉芳 那是應該的，我們不都是自己人嗎——（忙補充）都是中國人。

李大遠 啊，都是中國人。

楊玉芳 你們打仗，不也是爲了我們嗎！替你們洗洗衣服，縫兩個扣子，事情太小了，不值得提起。

李大遠 我看着你縫扣子，倒有點覺得像是在家里了，——玉芳大姑娘，我的家是蠻好的。

楊玉芳 （誠懇的點頭）是的。

李大遠 我家里有一個老母親，還有一個父親。

楊玉芳 （點頭）唔，唔。

李大遠 還有一個兄弟李大成，我和他都沒有娶老婆——哦，還有一個舅公。

楊玉芳 （點頭）是的。

李大遠 我們家裏的房子很大，後面有一個竹園，也有田地，一年出七八百挑穀子——唉，

可惜。

楊玉芳

可惜什麼？

李大遠

可惜離開此地有好幾千里路！要不然，我真想請你到我家裏玩玩，見見我的老母親。

楊玉芳

啊！我也正想見見你的老太太。

（第二個鈕扣縫好，她將衣服遞給李大遠——李大遠穿在身上，把鈕扣一個個

扣起——忽發現那左上角口袋的小扣子鬆了線）

李大遠

這裏還有一個，還要勞你駕縫上。

（他正準備將衣服再脫下）

楊玉芳

（過去一看）這個小扣子容易，你不用脫，我就着你縫兩針好了。

（她果真靠在他身旁縫做）

（李大遠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

第 二 幕

李大遠 你也應該讓我知道你家裏的事情。

楊玉芳 我的家你不是全看見了嗎？

李大遠 哦，

（這時包占雲從門外進來——看見他們親熱的樣子，忙又縮了回去。）

李大遠 唔，你家裏有些什麼人呢？

楊玉芳 父親。

李大遠 （點頭）楊甲長。

楊玉芳 母親。

李大遠 （點頭）老太太。

楊玉芳 那位，姓林的老年人，是我的姨丈。

李大遠 哦，姨丈。

楊玉芳 我還有一位哥哥？

李大遠 哥哥。

楊玉芳 一向在家裏的，現在聯保主任找他加入臨時運輸隊，每天可賺半塊錢。

李大遠 沒有什麼別的——嗯，親戚了。

楊玉芳 （搖頭）沒有了。

李大遠 那還好！

楊玉芳 還好！

李大遠 蠻蠻蠻好。

（外面有人應聲「蠻蠻蠻好，好得很」——包占雲早已領了六七個第二連的弟兄，在門外張着——此刻一哄而進）

（楊玉芳連忙拉斷線，轉身走開）

（李大遠有點不好意思，在左上角小口袋裏摸索一回，摸出一張角票。）

李大遠 大大大姑娘，這是縫衣服的錢。

楊玉芳 你這個傻瓜，我們替你們縫兩個扣子，還不是應該的麼，你還要給錢！

包占雲 （對衆人做個鬼臉，用力把扣子扯掉一個）我的扣子也掉了，我也要大姑娘替我縫一縫。

楊玉芳 （看他一眼，把針線放在他面前）拿去，針線在這裏。

包占雲 我自己不會縫。

楊玉芳 你把軍服脫下來。

包占雲 噢，縫扣子也要揀佛燒香的人家的是穿在身上縫，我的就得脫下來縫。

李大遠 我是給錢的。

包占雲 （摸出一張角票，放在桌上）我也給錢好了。

（楊玉芳一聲不響，拿了這兩角錢走到櫃台邊，放在抽屜裏。）

（衆人好奇的看着她）

楊玉芳 （向裏屋喊）媽媽，他們買兩角錢的花生米，（從櫃台上捧了一大把花生米分

給衆人）這是李大遠請客諸位吃吧。

包占雲（拿着鈕扣敲桌子）我的扣子怎麼樣了？

楊玉芳（揀一張櫈坐下）你過來，我替你縫！

（包占雲得意的走過去——楊玉芳正正經經的就在他身上縫着）

（衆人一陣嘻笑）

（忽然聽見農婦甲發急的聲音，一路喊來，「衆位幫我找找，幫我找找，衆位看見沒有」——她進到店內，立刻彎腰，遍地找尋）

兵士甲 老太太，你找什麼？

農婦甲 我的銀鐲子丟了，衆位幫我找找。

李大遠 你的銀鐲子！

農婦甲 我的二兩多重的銀鐲子丟在這裏。

李大遠 這裏不會有的，我剛才在地上找過針，沒有看見什麼？

農婦甲 那怎麼辦呢？

(衆人都起來幫着她找)

包占雲 (突呼) 啊呀！

楊玉芳 怎麼，我的針刺了你嗎？

包占雲 你還沒有刺殺！

楊玉芳 對不起！

(衆人沒有尋到鑊子)

兵士乙 老太太，這裏沒有。

農婦甲 我就走到這裏來過一趟，找楊甲長說話，別的地方沒有去過！

兵士甲 會不會丟在家裏？

農婦甲 家裏都找過了沒有。

兵士甲 那麼，路上再去找找！



農婦甲 路上那裏還會有我，是個窮人，我就有這麼一付二兩多重的銀鐲子，那個黑良心的人把它偷去了！

（衆人毫無辦法）

包占雲 （大叫）啊呀呀呀，怎麼，你要刺死我？

楊玉芳 對不起，我自己不知道。

包占雲 好了，不要你縫了，把針線給我，我自己來縫。

（外面一陣人聲嘈雜）

（王海青昂然走入店內）

（一羣人跟着他進來，指點着，嚷着，罵着）

「正是他。」

「是他幹的。」

「不要放走他。」

「我看見他偷雞的。」

「抓住他，抓住他。」

可是，看得王海青兇狠，大家又不敢走近捉他。

王海青 全是胡說八道，那個再敢說老子偷東西，老子要翻面孔的。

包占雲 （上前問）諸位爲了什麼事情？

農婦乙 他偷我們的雞。

衆兵士 偷你們的雞！

農婦丙 沒有偷成，他就把雞摔死。

李大遠 把雞摔死。

農婦乙 是這樣的：我家裏本來有兩隻雞，村裏人明天請第二連吃早飯，我捐送了一隻肥

的，留下一隻老母雞，專爲生蛋的。我剛剛從陳大嫂家裏（指農婦丙）幫着燒完

菜回去，正看見他（指王海青）把我的老母雞抓在手裏！

兵士甲 抓在手裏！

農婦乙 我問他「做什麼」，他說他「要把這隻雞帶去，明天路上吃」；我說「這是生蛋的老母雞，不賣的。」他不管，還是拿着就走，也沒有給一個錢；我說「我祇留下一隻老母雞生蛋的，不能給你。」他全不聽；說着說着，他倒火冒起來，使勁一下，把老母雞摔死。

衆兵士 摔死！

農婦丙 那摔死的雞呢？

魏一發 （高高的舉起，給大家看）在這裏——「殺人可恕，情理難容。」一隻雞倒是小事；可是軍隊竟這樣欺侮老百姓，搶老百姓的東西，太不應該了！

（因為發話的是個男子，衆兵士便格外注意——只見他布鞋布襪，長衫腰帶，是個商人打扮，身旁有一付貨郎擔）

兵士乙 （問王海青）有這個事沒有？

王海青 那裏有這個事，他們都是瞎說。

兵士甲 他們不會憑空說你摔死一隻雞的！

王海青 那隻雞，我是拿在手裏看過一下。

兵士甲 看過一下。

王海青 (堅持) 啊。

魏一發 好好的雞，怎麼會死的呢！

王海青 那是隻老母雞，老死的，病死的——(發怒) 我怎麼知道！

(衆人大譁)

「他還要賴！」

「真是個壞蛋。」

「這種東西，和他多講什麼，打……」

「打，打，打。」

「打是打不得的，報告他的官長。」

魏一發 (大聲) 我已經打發高二去找王排長了。

王海青 王排長來，能把我怎麼樣！連長來又怎麼樣！營長來又怎麼樣！來好了，我滿不在乎！

(諸農婦紛紛責罵)

農婦乙 世界上那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農婦丙 又蠻又橫，簡直是隻惡狗。

農婦丁 他不只是偷雞，準還偷了別的東西。劉二嫂子不是失落掉三十多塊錢麼！

農婦甲 我的一隻二兩多重的銀鐲子，不知怎麼也不見了，到處找不着。

農婦戊 他們幾個人，常是在老百姓家裏隨便進出的。

楊老太 就是他們三個人不好，看見村裏的年輕大姑娘，還要釘前釘後。

農婦丙 那個偷雞的最兇。

魏一發 「捉賊捉贓」——現在賊證擺在面前——那不是隻死雞——還兇什麼！

王海青 你們都是白說的，你們說了半天，老子一概不知道。那個再說老子做賊，老子請他吃拳頭。

魏一發 做賊不做賊，容易分別得很——搜一搜大家的身上就知道了。

王海青 什麼，搜一搜身上！

包占雲 (同時)  
你還要搜我們！

魏一發 搜一搜，大家表明心跡。

王海青 放你媽的臭狗屁，你還要搜老子！

魏一發 你不用罵人——你不是做賊心虛，你就不怕搜！

王海青 (以拳擊桌) 老子捶你這個狗入的。

楊甲長 (再不能不出頭解勸，從人叢後轉出) 好了好了，諸位不要吵了。

魏一發 你要講打，那個還怕你，大家打就是了！(對大家) 我們老百姓是這樣好打的麼！

(對王海青) 祇要你敢動手打人，你就是個好漢子！你偷了人家的東西，你還敢

打人

王海青

（一步步逼近他——惡狠地）你貴姓！你是那裏人！你幹什麼的！就是你！你一個勁的釘住我鬪！（猛撲他）你在轉什麼好念頭——

（兩個人揪起來，你一掌，他一拳，打成一片——茶杯落地，桌椅推翻——男人喊，婦女哭——包占雲李大遠想上前，別的兵士用力抱住——門外農民想擠入，農民甲乙拼命攔阻——楊甲長林鴻順拉勸王魏二人——他們打得正起勁，急切中拉不開）

（忽聽外面有人叫喊「諸位，諸位，請讓一讓，我是高二，諸位讓我進去，王排長來了。」——擠在門口的農民讓出一線路——高二和王排長進來——還是他們的氣力大，把王海青魏一發拉開）

魏一發

（爬起——雙手按着臉，大約門毆時吃了虧）你看，排長，你們的弟兄打老百姓。

王海青

報告排長，他冤枉我偷雞，還要打人，他——

王排長 (大聲) 不許響, 王海青——立正。

(兵士都立正——店裏立刻靜下來)

王排長 用不着你多說, 你們鬧的是怎麼一回事, 老百姓已經報告給我。

王海青 報告排長, 老百姓他們——

王排長 (嚴厲地) 我還不知道你麼!

(王海青無言)

王排長 (看他半響, 又看別的兵士——痛苦地) 你——你和包占雲李大遠三個人! 三個最壞的弟兄, 我們第二連裏不該有你們的! 凡是鬧禍鬧事情得罪老百姓, 準是你們這三個人! (嚴正地) 而且, 一天到晚不轉一個好念頭, 祇想開小差, 趁機會往後方跑! 你們以為瞞得過人麼; 全連的弟兄個個都在看守着監視着你們這三個人呢! 我最知道你們這三個人啦! (較情感地) 可是, 我一向總還愛護着你們。你們鬧事, 要是不十分嚴重, 我也祇是說說你們, 勸勸你們, 差不多不大報告連長



的。因為你們盡管有種種的不好，調皮，無賴，不講理的胡鬧，你們的本質還是厚實的；不偷懶，不怕難，把第二連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交給你們的任務，沒有一件不辦到；我滿心希望，讓你們在軍隊裏多耽幾時，多上幾回操，多受幾天訓練，多派幾次勤務，多過些紀律的緊張的生活，到火線上真和敵人拼死爭生的打幾回仗，你們能够慢慢的改好，慢慢的成爲善良的軍人的（沉痛）想不到今天竟會鬧出這樣大禍，把老百姓一向對第二連的好感，一下子全破壞了。現在我就便想要替你們隱瞞，也做不到。連長已經得到報告隨後就來。（命令）王海青。

王海青

王排長

王海青

王排長

你算是禁閉在這裏，不准離開，不准再吵鬧。

是。我迎接連長去。

（轉身出店門，跑步去）

(衆兵少息)

(老百姓紛紛議論)

李大遠 (安慰王海青) 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過摔死一隻雞。  
包占雲 就是打死一個人,頂多是償命罷了。

(王海青此時倒有點擔憂,不言語)

農民甲 一向我們和第三連的弟兄處得很好的,偏偏在他們臨走的時候,還鬧出這樣一  
回事!

農民乙 趙連長平常辦事蠻公平的,看他這一次是不是包庇他自己的弟兄!

魏一發 等一回趙連長來了,總得有一個人替老百姓說話——就是楊甲長吧。

楊甲長 拿雞的事我沒有看見。

農婦乙 看是我自然都看見的,可是我不會說話。

農婦丙 就讓魏一發說好了!

魏一發 我麼，也……好。

林鴻順 我勸你們省點事，什麼話都不要說吧。

楊老太 不要說！

林鴻順 不必再在連長面前告狀。

楊甲長 不必麼！

林鴻順 得放手處且放手，就這樣了結就算啦。

魏一發 就算啦！

林鴻順 是的，一切不要再提啦。

農婦甲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林鴻順 老百姓要和軍隊合作才好。

魏一發 他搶了我們的東西，打了我們的人，不重重的辦他一下，以後我們老百姓不更要給他們欺侮了麼！

林鴻順 (勃然奮起) 欺侮, 欺侮, 這就算是欺侮了麼。(霍的把長衫卸下半邊, 露出滿背

創傷——慘痛地) 請你們看我的背。

高二 這是什麼?

林鴻順 (簡單地) 被日本兵打的。

高二 (不平) 啊, 日本兵打的——

林鴻順 (切齒) 因為有一天一個日本兵走過, 我忘了對他(做出姿勢) 這樣彎腰行禮!

高二 (不平) 日本兵爲了這點事就打你!

林鴻順 是的, 打我, 打得我昏過去幾時, 還算沒有死, 是便宜的——唉, 我親身經到的看見

的日本兵幹出來的慘事, 實在太多了。

衆 (悚然) 喔。

林鴻順 (親身經歷, 言之痛心) 日本兵來到一個地方, 中國人的性命, 財產, 女人什麼都

是他的。不錯。他有時候不殺你，還是讓你耕田，他也剩一點給你吃。可是，（不由得不悲憤，）就祇那麼一點，剛夠你留着一條命替他做牛馬——人爲什麼要給草料牛馬吃！爲的是要牛馬替人做苦力，挨人的鞭子呀！

衆農民  
（動容）喔，這樣麼！

林鴻順  
再說女人，日本兵隨便跑那老百姓的家裏找到大嫂子也好，大姑娘也好，他要怎麼樣就得怎麼樣，這是用強，中國人誰也要恨的，還有一件新鮮事，（怨毒之深）叫做什麼皇軍慰勞所！幾十個我們的女人，衣服被脫得精光，關在房子裏，不管是白天晚上，日本兵什麼時候高興，就什麼時候給他們取樂——日本兵命令你準備三十個五十個女慰勞員，你的老婆，女兒，姊妹，那怕是母親，都得去湊數，誰也跑不了——日本兵不光是糟踐她們的身體，他還要中國的女人情願願做婊子，他還要中國的男人睜着眼睛做王八！日本兵到一個地方，總要叫中國的老百姓，覺得你自己不是人的！

衆農婦

（震懼）嗟呀，好厲害！

（衆人默然——每個人臉上現出緊張）

林鴻順

（樸實地）我們軍隊裏的弟兄，有好的，有壞的，好的多，壞的少；我們的頂壞的，比起日本人來還是好得多。

（衆人默然）

林鴻順

（看一眼王海青他們，又看一眼衆人）爲什麼要和自己人爲難爲了很小很小的事情！

林鴻順

（衆人被他說動，有幾個似乎有贊同的意思）

我們老百姓和軍隊是朋友，祇要弟兄們知道，我們真是他們的朋友，我們也真要他們做朋友的，他們也就真會做我們的朋友的。

（王海青他們也都感動）

林鴻順

等一下連長來，我們還該替他們說好話！

楊甲長 說好話

林鴻順 是的說好話。

衆農民農婦（同時）

「不報告搶雞，還替他們說好話！」

「太便宜他們了。」

「我可不幹。」

「我頂多不開口。」

「倒不是爲了雞，要我們送也肯的——」

「林老頭的話是不錯的，可是——」

兵士，（喊口令）立正。

（衆兵士都立正）

（趙連長從外面走來——王排長跟在後面）

楊甲長 啊，連長來了。

趙連長 (答禮——嚴肅，仍覺靄然可親) 楊甲長。(又對衆人敬禮) 諸位老百姓，得罪你們了。

衆農民農婦 (同時)

「沒有什麼。」

「不得罪，不得罪。」

「小事，小得很。」

「不過是誤會。」

趙連長 楊甲長，剛才這是怎麼回事？

楊甲長 (不知該說不該說，望着衆人) 呱……

趙連長 怎麼回事？

(衆人都在打主意)



高二 沒有什麼事，連長，真的沒有什麼事。

趙連長 聽說王海青搶了一隻雞。

高二 叭，沒有。

趙連長 沒有麼？

楊甲長 沒有。

魏一發 (將死雞提到連長面前) 哪，這不是那隻死雞。

趙連長 (神色立刻變嚴厲了) 哞！

高二 可是這隻雞是不相干的。

趙連長 (對魏一發) 剛才的情形，就請你報告一下吧。

魏一發 我…… (對大衆) 我想這樣瞞着連長也是不對的，應該說說明白，辦不辦那倒

在連長，沒有關係——王海青偷雞，給劉二嫂子碰到，他搶着拿走，劉二嫂子不放，

他就老羞成怒，拿雞使勁往地下摔——

農婦乙 沒有沒有，沒有偷雞——魏一發說得不對。

魏一發 這是什麼話——

農婦丙 誰要你多嘴的！

趙連長 (搖頭，半響) 那末，這隻雞怎麼會死的呢？

農婦乙 雞是自己死的，病死的。

(衆人忍不住要笑。)

魏一發 (低聲冷笑) 哼，雞會病死，從來沒有聽見過。

玉 芳 (忍不住) 又不是你的雞，你會知道麼！

趙連長 (注視她，又看看衆人——心裏明白，尙一時決不定辦法) 唔。

林鴻順 (懇求地) 連長，這件事，你不要再追問啦。

趙連長 不要追問！

林鴻順 不必追問，老百姓都不肯認的。

趙連長 (自言) 不肯認的！

楊甲長 一向大家相處得——感情很好！這一次——也沒有什麼事。

趙連長 (心裏說不出的難受——緩緩地) 你們——諸位老百姓——待我們軍隊——

太好——太客氣了！(誠摯地) 真叫我們感激，也叫我們慚愧！第二連竟然還有

幾個不良份子——那怕祇有三兩個——不明白軍民合作的道理，在外面鬧禍

鬧事——總是我不會感化，不會領導！我向諸位道歉。

(他對老百姓敬禮——兵士都一齊立正——老百姓還禮不迭)

趙連長 王海青。

王海青 有。

趙連長 以及別位弟兄們。

(衆兵士肅然)

趙連長 今天的事，你們也都明白的——不是你們沒有做壞事，是老百姓不肯計較——

老百姓不要我懲罰你們明白麼？

衆兵士（同應）明白。

趙連長 老百姓倒不是要特別優待王海青他個人，還是爲了第二連——老百姓和第二連是有感情的。你們那一個弟兄對老百姓做一件好事，老百姓不會說是張三做的，李四做的，他們祇記得第二連好；那一個弟兄做了壞事，老百姓也不會記得是張三做的，李四做的，他們祇說第二連壞！你們以後不要再做一件對不起你們自己的第二連的事！

王排長（高聲應）是。

衆兵士（跟着高聲應）是。

趙連長 我們當軍人的任務是什麼？打仗！不單是打仗，還得打勝仗，軍隊怎麼才能打勝仗呢？要靠老百姓——有時候老百姓賣糧食給我們，有時候老百姓借東西給我們，有時候替我們搬運彈藥，有時候做我們行軍嚮導，有時候供給我們敵人的情報。

愈是老百姓幫忙，打勝仗就愈有把握。軍隊不能沒有老百姓合作的！

（衆鄉民點頭稱是）

趙連長

軍隊爲什麼要打勝仗！我們第二連爲什麼開到鐵牛礮，明天爲什麼還往前開！都是爲了老百姓的利益，要替他們打退日本強盜，要保衛他們的田地，不給日本強盜搶奪，他們的婦女不給日本強盜奸污，他們的生命不給日本強盜殘殺，他們的子孫後代不做日本強盜的奴隸牛馬！要讓老百姓有得過太平快樂的日子！（看着王海青和包占雲等）你們大多數是壯丁補充來的，本來都是老百姓；你們到軍隊裏有多久，你們做老百姓的日子長，當兵的日子還短得很，你們一嘗了兵，就去欺侮老百姓，忘記自己是老百姓，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麼！

（王海青等的羞惡之心，油然而生）

趙連長

我今日不懲辦你們，這是老百姓待你們的好處。（嚴正地）可是我要你們每個人記得，老百姓爲什麼要這樣待你們好的。完了。（轉身吩咐）王排長。

王排長 有。

趙連長 把應該還人家的東西，還清楚，就帶他們回來。

王排長 是。

趙連長 (對楊甲長和衆人) 我先走了。

王排長 (喊口令) 立正。

(衆兵士立正——衆鄉民送趙連長出門)

王排長 稍息——東西都交代清楚沒有？

兵士甲 差不多——朱文林陳子清送桌子去的，要我們在這茶店裏等他。

王排長 張明道，你跟着我去——你們在這裏等一等。

兵士乙 是。

(敬禮——出店門去了)

魏一發 (非所預期——甚不安心) 這算是玩的那一套把戲！

玉芳 你算是玩的那一套把戲。

魏一發 人家摔死你們的雞，你們又要捉人家，又要和人家打吵，又要報告連長，又不要連

長辦他——倒教我白白的挨了他幾拳。我——

衆農民  
農婦 (哄然)「挨打，活該，誰教你多管閑事！」

「還說我的雞是摔死的。」

「奇怪，要他這樣起勁做什麼。」

「依他的，老百姓頂好和軍隊打起來。」

「真不是個好東西。」

玉芳 他又不是鐵牛橋的人。我們的事，他總愛出頭！

高二 (一把揪住他，形勢汹汹)喂，你是幹什麼的？

魏一發 (見他來勢兇猛，不禁驚駭起來)高二，你你你什麼！我我是魏一發貨貨郎擔，

跑村子賣洋雜貨的。

高二 你賣洋雜貨好了。(一把將他摔得遠遠的)少管雞的事,少做漢奸!  
魏一發 就是就是。

(他悄悄的收拾起貨郎擔,趁人不見溜走了)

農婦乙 這隻雞也請弟兄們吃了吧。(問農婦丙)放在罐子裏一起燉,好不好。  
農婦丙 摔死——噁,噁——自己病死的雞,煨起來不會好吃的。

(她們和楊老太仔細揀視那隻雞,籌商處理的辦法)

李大遠 (過來拉住包占雲)現在我們三個人總不好意思再說回家的話了!

包占雲 (瞪他一眼,將他推開——伸手到褲袋裏摸索——對王海青)你的呢快拿出來。

王海青 (拿出一小捲鈔票)在這裏,一共三十六塊錢。

包占雲 (從褲袋裏摸出一小布包,裏面一只大銀鐲——走向農婦甲)我還你,這是你的二兩多重的銀鐲子!



包 得 行

農婦甲

(喜出望外) 啊, 謝謝, 謝謝。

包占雲

(拿過王海青手裏的鈔票, 高高舉起) 這裏有三十六塊錢是那一位的?

(衆人都驚愕)

農婦乙

哦, 我, 我——

(幕下)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黃桷坪李家院子的後面是一個大竹園，裏面密密地一片綠竹。竹林的邊緣，却疏疏地挺生著幾株棕松和那隨處可見的黃桷樹。一道短籬（面對著我們）把樹和竹隔開。樹蔭下一張方石桌，幾張石條凳，是為天氣熱時，閑坐納涼所用。籬的右首（即是我們的左邊）一帶土牆，有小門，乃是李家院子的側門。門內仍為空場，隱約可見幾叢修竹，幾株花樹——山茶剛過，紫薇正在盛開。籬的左首，又是矮矮一道土牆，土牆的極左端，開著雙扇竹扉，一條石塊鋪成的小道，從竹扉起，經過小溪，可通進城的大路。在竹籬與矮牆之間——另有曲折小道，穿過竹林，是到黃桷坪鎮的捷徑。

瓜藤豆苗，攀滿了竹籬矮牆；又是春末夏初的季節了，離那包占雲等三人在前線受傷時，已有七個多月；他們傷愈，已能行動；從臨時殘廢醫院請假回來，也有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的中間，他們有許多理由，不滿意黃楠坪的若干人。黃楠坪的若干人，也有許多理由，不滿意他們。此刻周保長正在李家竹園中拉住賈維德老先生嘵嘵訴苦。

周保長（竭力抑制自己）自從包占雲他們三個人回來以後，我們不會有過一天太平日子。

賈維德（有保留地）是的，麻煩事是在多起來。

周保長 要是儘管這樣鬧下去，黃楠坪什麼都完了。

賈維德 是的，有些地方，他們鬧得是太過火一點。

周保長 老先生，你是曉得我的。我並不是不知道他們這次是爲打國仗受的傷，一個跛了腳，一個的右手去了三個手指頭，一個少了一隻腿；說他們這些傷兵同志應該受

優待，應該被大家恭敬，那都是可以的。他們回鄉的時候，開歡迎會，送慰勞品，還不是應有盡有，還不是我們幾個做保長的在這裏張羅！可是這不是說，他們可以回到家鄉橫衝直撞，任意胡爲呀。

賈維德（雖不這樣極端，對於這點，却頗有同感）他們原說是請假回來，住上十天八天就走的。

周保長 哼，十天八天，足有兩個多月了！他們早該到殘廢軍人教養院去。可是他們硬要躲在家鄉不走，你拿他們有什麼辦法。

賈維德（搖頭）唉。

周保長 現在黃梅坪差不多成爲他們的世界，他們要做什麼就做什么，要說什麼就說什麼，整天和年青人胡言亂語。不是講當兵是怎樣快樂，便是講那靠近前線的老百姓對待軍人們是怎樣好。弄得許多人心思不定，——我這個對你說說是不妨的——沒有一個人再肯相信我周保長的話了！

（楊玉芳這時抱著一大堆衣服，提著槌衣杵從側門走出）  
賈維德（咳嗽一聲）「哂，有人來。」

（周保長轉身踱開）

楊玉芳（恭敬地）「舅公。」

賈維德

楊玉芳（禮貌地）「周保長，吃過早飯了吧？」

周保長（彎腰答禮）「吃過了，吃過了。」

賈維德「你今天洗這麼許多衣服。」

楊玉芳「前幾天下雨，趁今天有太陽趕著把它洗掉——衣服到不很多。」

（賈維德忽然走近，注視她的面孔）

（她低下頭，經由竹扉，到溪邊去了）

賈維德（看著她出去，若有所感）「哂。」

周保長 (繼續先前說的憤語) 你想想看,老先生你想想看,我這個保長怎麼還能幹得下去呢!

賈維德 他們瞎說瞎鬧,是不應該的。可是,平心而論,有些地方,也難怪。

周保長 (愕然) 難怪?

賈維德 他們回到家鄉兩個多月,恐怕日子也未必好過,黃梅坪的人也有對他們不好的地方,剛才我看見我那外甥媳婦的臉上,眼淚沒有揩乾呢!

周保長 眼淚麼?

賈維德 聽說她是常常淌眼淚的。(慨嘆) 唉,在我們這裏鄉下,本來做人家的兒媳婦就不容易,再加她在自己家裏的時候,被日本兵有過這麼一回事。一般人看不起她,譏笑她,那是免不了的。甚而至於李家的人也是如此。

周保長 (不甚詫異) 是的。

賈維德 女孩子爲人倒是很好——(正義感) 唉,這種事情是可以叫人不平!

周保長

可是我不懂，大遠爲什麼要討她做正式老婆。還要老遠的把她帶回家來。這件事，做得至少是不聰明。鄉下人總歸是鄉下人。他們從來沒有經過的事，怎麼會不大驚小怪呢！這個我們不再談了——我今天要講一個理，就是無論你李大遠的老婆在家裏受了多少委屈，無論黃桷坪的衆人對待你們包占雲王海青李大遠三個受傷回來的兵士是多麼的不好，你們不能把冤家都結在我身上，釘住我，一口氣的幹我；轉轉灣灣的尋我的事！

賈維德

（有所未知）這樣麼？

周保長

連我自己的女兒荷香，都被他們教壞；教得她不聽我的話，不服從我。有一天，她來對我說，她不願意汪家的那頭親事；她說，她的親事不要旁人作主！

賈維德

（甚留心）喔。

周保長

至於我做保長份內應辦的公事，更是沒有一件不是他們出頭多管，不是他們成心搗蛋的。譬如李大爺和你老先生轉託我的，陳宇庭的小兒子請求免充兵役那

件事，（撫懷）呈文和三百塊錢在我口袋裏，至少有幾個星期了，就是因為他們

三個人在外面胡說八道，我一點不能進行。這樣處處把我的事情攪掉——（恨極）哼哼，我周煥章也不是好惹的，我決不善罷干休，我自有方法對付你們。

（賈長生一手拿着支步槍，一手扶着王海青從裏面走來）

（王海青的左腿已經鋸去，撐着兩根拐棍走路——步履還算矯捷，其實不須長生攙扶）

賈維德（一眼看見，咳嗽一聲）吶，有人來。

賈長生這這裏地地方大，你可以教教我了。

王海青這裏，（四面一看）也可以。

賈維德（問長生）你們做什麼？

賈維德我我要王海青教教我打釘鎗。

周保長我先走，等一下再來。



賈維德 請再坐一坐。（以目示意低聲）他們無所謂的，我還有話要問。

（周保長勉強立過一邊候着）

王海青 （坐在中間石凳上——接過鎗）你的子彈呢？

賈長生 在這裏，一一共祇祇有四……四顆。

王海青 （扳開鎗檢查）這是支土製的鎗，樣子和軍隊裏的步鎗一樣，可是不經打。

賈長生 （着急）這這這支鎗，不不能打打日日日本土匪麼！

王海青 當然可以打得，不過打到二十多個子彈，鎗口就會裂的。（做給他看）學打鎗，第

一先得學裝退子彈。哪，左手把鎗這樣托着。

賈長生 （取鎗演習）這樣？

（鎗口偶然向着周保長，他立刻感覺不安）

賈維德 長生，不要把槍口對着周保長。

賈長生 裏裏裏面沒沒有子彈。

王海青

瞄準的時候——你年紀太小，力氣不夠，站着瞄準恐怕你打不動，還是把鎗管架擱在一樣東西上，一株樹，一堆土石都可以，免得鎗口上下搖擺。（做給他看，把鎗擱在石桌角上瞄準）這樣。

叻長生

（取鎗演習）這樣，是不是？

賈維德

（厲聲）你又把鎗口對着周保長了。

賈長生

裏裏面真真真沒有子子子彈。

周保長

（他的特式幽默）嗯，長生，我和你沒有仇。（自己一陣乾笑）

賈維德

鄉下的說法，一個人被鎗口對着，是不吉利的。

王海青

（怫然立起）長生，我們到外邊去吧。

賈長生

這這裏不不是很……好麼？

王海青

外邊地方更大更好，我教你打野戰，我教你躺臥在地下瞄準。

賈長生

好好好的。

(他欣然攙扶着王海青走出竹扉)

賈維德

(搖頭嘆息) 如今的這些孩子們，

周保長

這也要怪王海青他們。好的事情不會教小孩子，單教他們弄刀弄鎗。哼，身邊還有幾個子彈，總有一天要闖出大禍的。這個我們不再談了——我老實地說，過去的兩個月，我受氣也足夠了，忍耐也忍足了，真要把我惹極了的話，不管你是「包得行」也好，你是李家院子的二少爺也好——

賈維德

(用心聽) 啊!

周保長

(兇暴地) 我也會不客氣的。

賈維德

啊!

周保長

(較和緩但用意仍在威駭) 本來是同鄉同土的人，日長歲久，那怕沒有見面的時候，犯不着拉破面皮! 可是李大爺竟然叫他的兒子和包得行王海青混在一起，一昧的和我作對。我我這個保長拼着不做了!

賈維德 (呆了——半響) 他並沒有叫他的兒子和你对。

周保長 哂。(怒氣稍息) 我今天找你，就爲先打一個招呼，以後不要怪我不講交情——我走啦。

賈維德 (再留他) 哦，還有陳宇庭小兒子的事，到底怎麼樣？

周保長 難，難得很。你知道的，今年辦理抽壯丁和去年大不相同。法令上規定得更清楚了；解釋兵役的宣傳，又做得這樣多這樣久；老百姓差不多個自己知道鄉裏那些人應該有服兵役的義務，那些人因爲什麼理由可以有免役緩役的權利，他們也不像去年那樣一聽了。自從去年李大遠的事碰了釘子，儘管鄉下求託我的人還有那麼多，我對他們，嗯……至多是敷衍而已，化錢化氣力，可是正經辦成功的，恐怕一次也沒有。

賈維德 (點頭) 是這樣的。

周保長 這一回陳宇庭的小兒子，碰巧……哂……因爲特別的情形，哂……我不必多說，

賈維德

算是有一線希望，偏偏包占雲他們又……老實說，要是不成功的話，我是不能負責的！已經拿來的三百塊錢，也休想我退還一個。

噫。

（這時包占雲和李大遠從裏面走出來，一路爭論着，包占雲：「不要去喝酒，每天喝這麼多的酒，喝得醉醺醺的。怎麼，你要學趙瞎子唱『醉打山門』」李大遠：「我們家裏的事，不要你管，你少開口。」兩人的脚步更近了）

周保長

（聽出是包李二人，忙道）老先生，再會。

（他從竹林小道避走了）

（李大遠的右手，曾被彈片炸去三個手指，創傷雖早收口，經常地仍用棉布裹着——他回到家鄉，一向鬱鬱不樂）

（包占雲右足半跛，走路有時不免顛搖，有時却仍和平常一樣；他間或擽一根短棍——此刻隨李大遠從屋裏走來，一半正經一半嬉笑地勸着他）

包占雲 清官難斷家務！我不是愛管閑事，你回頭唱醉了酒發脾氣，吃虧的又是玉芳嫂子。

（一眼看見賈維德）喊，舅公——我也叫你舅公，要得麼？——一個人在這裏唱什麼獨腳好戲！

賈維德 （微窘）吼……潘知事還在裏面麼？

包占雲 在裏面和李大爺擺龍門陣——自從盤古到如今。

賈維德 既，我去看看他們。

（他借此走脫）

李大遠 （滿腔煩惱，無從發洩；將地上一塊小石片，用力一脚踢開——長嘆一聲坐下）

唉，真糟糕！

包占雲 （頑皮相雖未全斂，但態度比前嚴肅）黃梅坪確有許多事情是糟糕的，你們李家院子，也有許多事情是糟糕的。我不說恭維話。

李大遠 我千錯萬錯，不該這個一錯。

包占雲 不該聚玉芳嫂子做老婆，是不是？

李大遠 (憤激) 他們簡直沒有把玉芳當做人！

包占雲 這不是你的錯，這是他們封建思想——

李大遠 (大聲) 正是這個封建思想，你怎麼辦呢！他們祇記得玉芳被日本兵有過那末回事，他們全不記得那不是玉芳自己情願，是日本兵強姦她的！每次玉芳說一句話，走一步路，做一件事，他們都覺得她和別人兩樣，她總是不如人家的。明裏取笑她；暗裏咒罵她；做出來的親熱她；當着人的面，問寒問暖的照顧她，沒有一件不是侮辱，沒有一件不是痛苦，叫人怎麼受得了呢！

包占雲 (這番話給他的印象甚深) 嗯，是的！

李大遠 想不到黃梅坪始終還是這樣一個小地方！我這次回來，太失望了。

(包占雲低頭默默不語，半向——眉頭一轉，想起一件事，面有得意之色——從衣袋底裏挖出一把花生米，一顆顆捻送到嘴裏去吃)

李大遠 (不明白包占雲到底是什麼意思，結實瞪他一眼) 什麼？

包占雲 你該學我包得行。

李大遠 學你？

包占雲 我這次回來，也是失望的，可是——

李大遠 可是怎麼樣？

包占雲 可是冤有頭，債有主。誰得罪我，我就對付誰。不像你，人家得罪了玉芳，你沒有辦法

對付人家，祇會懲罰玉芳和你自己。

李大遠 (不能相信) 我懲罰自己？

包占雲 你天天喝酒生氣，把自己擺弄得蠻苦喝醉了再和玉芳吵嘴，把她擺弄得更苦，這

不是懲罰自己是什麼？(興奮) 我對你講，在黃橋坪我看不入眼的東西太多了，

頂頂要不得的就是那周保長。今年抽壯丁，政府有過補充的命令，什麼人非抽不

可，什麼人像一家的長子呀高中畢業的學生呀可以緩役，早就規定得明明白白



的了，再要想冒名頂替，周保長自己也知道是萬難做到的事。可是他還在那裏花言巧語的騙人家的錢。哈哈，（得意之極）我可把他弄頭痛了沒有！

李大遠  
頭痛！

包占雲 他開口說一句謊話，我就給他揭穿；他動手做一件壞事，我就給他破壞；釘住他，一個勁的幹他。他心裏恨死我。所以在這個人面前叫，在那個人面前跳，在別人的面前痛罵我威駭我。其實拿我毫無辦法。可是在我呢，我祇當是看一齣好戲。你愈是跳得厲害，我愈是覺得好玩！我自己決不生氣。這就是我對付周保長的方法。

李大遠 （低頭尋思，把裏手的棉布解開又包起，）唔。

包占雲 儘管你周保長手段高強，在包得行小包面前，沒有便宜給你佔的。

（這時荷香忽然在竹扉外邊高聲問：「誰說周保長怎麼樣？」——一面走進來，手裏拿着一節甘蔗）

包占雲 喔，是你啊！

荷 香 (正經問) 周保長怎麼樣? 我沒有全聽到。

包占雲 (小窘) 呸……我等一回告訴你。

李大遠 (霍的立起身) 我走了, 我喝酒去, 我立刻灌得大醉了回來。

(向竹林小路去了)

(包占雲拖他不及——想跟他去, 又因荷香在此, 不便分身——躊躇不定——李大遠已去遠了)

荷 香 (開始釀去甘蔗皮) 真的, 周保長, 我父親, 怎麼樣?

包占雲 (眼珠一轉, 故意逗她) 噯, 壞得很。

荷 香 (正經地但並未生氣) 怎麼樣的壞法?

包占雲 噯, 他對我不好, 對你也太兇……喔, 他壞極了。

荷 香 (微微搖頭) 不是的。

包占雲 不是的?

荷 香 你說我父親壞，不在這個上頭？

包占雲 那末，你說是在什麼上頭？

荷 香 （把那餛掉皮的一節甘蔗遞給占雲）鄉下抽壯丁的那件事，還是弄得不大好，逃走，謊報，買人頂替，亂七八糟，不比去年好多少！你說，都是因為像我父親一樣的做保長的人要不得，是不是？

包占雲 不是麼？

荷 香 那你就錯了！

包占雲 我錯了？

荷 香 你錯把我父親看得太以了不起啦！鄉下弄得這樣一團糟，要是單祇因為保長們弄錢舞弊的原故，那末我父親的本領，可真是太大啦。

包占雲 啊呀，你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居然說出這番話——這簡直像是大人說的話——

荷 香 （瞋他一個白眼）一個人的年紀，長長會得大的，白米飯也多吃了一年的。

包占雲 (無言可答——一節甘蔗嚼完) 那末,到底是什麼原故?

荷香 我說,鄉下的老百姓太窮苦——

包占雲 (齧去甘蔗皮——點頭) 唔哼。

荷香 ——一年到頭忙他們的穿衣吃飯還來不及,再沒有工夫去管不相干的事。

包占雲 唔哼——對的。

荷香 還有,像張科員那樣的官,下鄉來的時候太少了。大家應當愛國,打國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大道理,很少有人對老百姓講說;鄉下人還以那些都是不相干的公家事,還不知道是和他們的吃飯穿衣分不開的呢!

包占雲 啊呀,你簡直比讀書識字的人,說的話都好了。

荷香 這種事情,明擺在大家面前,用不着讀書識字的人,誰都會看得出的。

包占雲 你講講。

荷香 鄉下人又窮苦又不明白,自然抽壯丁的事會辦不好。你不能把罪名都歸在我父

親身上呀。

包占雲 話是不錯……（把齷掉皮的一節甘蔗，遞還給她吃）啊，你真是你父親的好女兒。

荷香 我父親有時候是蠻惡的，可是，我知道他心上也有一塊軟的地方，可以做個好人的。

包占雲 這個——沒有的事！

荷香 （堅持）真的！

包占雲 （也堅持，大聲）沒有的事。

荷香 （更大聲，頓足）真的。

包占雲 （看着她）真的。

荷香 （才不說什麼，咬甘蔗）唔。

包占雲 喂！我打聽一下：我們兩個人的事，你父親覺得怎麼樣？

荷香 不贊成，他口裏說得蠻結實的。

包占雲 口裏說得蠻結實！

荷香 可是——你從前不是說過，準備辦十桌酒，抬一頂花轎，請出兩位正式媒人……

包占雲 （點頭）是的。

荷香 （盤算着）要是兩位正式媒人去拜望我父親，也許——

包占雲 哼，也許你父親拿棍子把媒人打出去——

荷香 （着急）我和你講正經話！

包占雲 可是那裏去找這樣能言慣語，肯替我包得行做媒說好話，說出話來還能被你父

親恭敬，鼻子上不碰了灰回來的兩位媒人呢！

荷香 上一次（到底有點忸怩——將甘蔗送到包占雲口邊）你吃吧，上一次你不

是提過李大爺麼！

包占雲 阿，李國瑞！

包 得 行

荷香 (把甘蔗送到他口裏) 你吃呀。

包占雲 (咬了一口) 唔。

荷香 還有, 賈老先生。

包占雲 阿, 舅公。

荷香 他們這兩位都可以去得的。

包占雲 就是。(但他不像荷香那樣重視此事) 改一天, 我有空, 就去請他們二位。——

荷香 你得趕快才好!

包占雲 趕快?

荷香 (鄭重地) 愈快愈好。

包占雲 爲什麼?

荷香 嗯……夜長夢多……日子拉得久了, 恐怕……又出什麼別的亂子。快一點好。

包占雲 哈, 你性子就是這樣急!

荷 香 (有用意地) 我性子急, 我有我的道理的!

包占雲 人家還說黃梅坪這個地方封建! 你看十六歲的大姑娘, 要緊和人家結婚, 已經等不及——

(荷香沒有等他說完, 便舉起半截甘蔗打他——包占雲避開——荷香追着打——圍着石桌追了一圈——包占雲避向屋裏——恰巧賈維德李國瑞從里面送潘殿邦出來——包和潘撞一個滿懷——潘捧着肚子連喊「啊唷」——荷香見闖了禍, 轉身忙向竹林逃走——包占雲追她去了)

賈維德  
李國瑞

(忙攙扶潘知事) 怎麼樣, 碰痛了沒有?

(潘知事捧着肚子, 鼓着臉, 不響——兩人扶他到一條石凳上坐下——潘知事做出許多怪張致, 摩了一回肚皮)

潘殿邦 (忽然抬頭望着他們) 我好了。

賈維德 (鬆一口氣) 好了就好了。



潘殿邦

（扶桌慢慢立起）就請一位把我剛才說的話，去回復區長。實在因為我年紀老，身體不好，稍爲一碰就出毛病，這個國民月會的督導人，我實在辛苦不起。

李國瑞

可是區長囑咐我們，一定要邀請你老先生出來擔任的。

潘殿邦

一定要我出來擔任。

李國瑞

是的。

潘殿邦

爲什麼呢？

李國瑞

（翻看手裏的一冊「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辦法規定的，縣動員委員會設督導，其人選標準爲老成熱心之紳耆；（再翻過一頁查看）

呱……地方公正人士……

潘殿邦

（取過小冊，自己翻看）地——方——公——正——人——士！

賈維德

潘知事，還是答應了吧。那怕辛苦不動，擔任一個名義也好的。這件事，非有像你老先生這樣身份名望的人出來提倡不可。

潘殿邦 (猛然將小冊擲向桌上,一聲冷笑) 嘿嘿嘿嘿!現在知道我潘殿邦是個「地方

公正人士」了!

(此話來得兀突,李賈二人不知所措)

潘殿邦 不瞞你二位說,我對於地方上公益事實在不感興趣。

李國瑞 不感興趣?

潘殿邦 我滿肚子都是牢騷!我關門坐在家裏,什麼話也不肯多說,什麼事也不敢參加,差不多近一年了,地方上的事,我得許許多多,沒有辦得好。我曾經熱心過;我也曾經熱心的把我看爲不對的事,唔,發表過一個「老成」人的改良的意見。可是,我說的話,沒有一個人要聽;我提出的主張,沒有一個人接受。我還能幹什麼呢!我祇好「杜門不出」「閉門思過」了!

(李賈二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呆在那裏)

(玉芳捧着那洗好的衣服,從竹扉走入——賈長生替她拿着捶衣杵,跟着進來;

一手仍提着那管土鎗——玉芳將衣服放在靠矮牆的一條石凳上，開始把它們一件件抖開，搭在竹籬上晾晒——賈長生把鎗斜靠着那矮牆，把手裏的杵和子彈也放在石凳上，過去幫着玉芳晾衣服）

賈長生（舉頭望天）可惜此此刻沒沒沒有太陽，滿滿滿天……都是雲。

（玉芳含笑點頭）

潘殿邦（無聊地翻着那本小冊子，嘆氣）喂！

李國瑞（微嘆）唔。

賈維德（想開口，又縮住）吼——唔……

潘殿邦（一半自言）我這些牢騷，也祇能對你們二位發發。（看着他們）我是個一肚皮不合時宜的人，在他們新派人說來，是個時代落伍的人。我承認是的。我對於當前的一切事情，都感覺得悲觀！

賈維德  
李國瑞（不禁驚愕，同聲）悲觀！

潘殿邦

是的，非常悲觀！（將手中小冊，翻出一頁）就譬如這裏「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所說的「精神之改造」——

（賈維德李國瑞湊上去閱看那冊中文字）

潘殿邦

「自私自利之企圖必須打破」……（換一頁）苟且偷生之習性必須革除……（翻轉一頁）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將小冊遞給李國瑞看）可是打破，革除，改正了沒有呢？

（這時包占雲扶着「酒醉」的李大遠從竹林走回——見潘殿邦在大發議論，便立定傾聽，不進來）

潘殿邦

（似笑非笑地）嘿，到隨便那個大都市裏去看看，有幾個錢的人，還不是照樣在那裏吃喝嫖賭，花天酒地！經商的人，還不是照樣在那裏投機操縱，高抬物價！做公務員的人，還不是照樣游閒怠惰，敷衍趨避，不負責，打官腔，甚而至於照樣貪污！鄉下的老百姓還不照樣是怕死，不肯當兵；儘管兵役的事，辦理認真，不像往常容

易頂替，可是他們照樣還在奔走請託，化費冤枉錢，填塞狗洞，希望自己是萬一的例外，可以倖倖不去！如果一般的情形這樣不行，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因為他的話十分嚴重，衆人屏息的聽）

潘殿邦

我看是沒有辦法的！缺點太多，困難太多，問題太多，決不是我和你能有法解決的。拿一件在眼面前人人看見的事來講，對那些從前方回來的傷兵，我們有辦法麼！

（李大遠包占雲聽見提到他們，格外留心）

潘殿邦

固然，他們中間也有真痛苦的。從前沒有去當兵的時候，家裏人許是靠他生活的。他出去之後，一家的生活，就成問題。那些出去了不再回來的不必說，那些受了傷，勉強挨回家來的，因為不能做工，家裏的生活，還是成問題，這都是真正可憐的——他們的問題，也絲毫不會解決——一是另外有些遊手好閑的無業遊民，三個五個結了幫去當兵，在營裏混了一陣，把自己身體弄上一點不致命的小傷，再是三個五個結了幫回來，回到鄉裏，仗着身上那點小傷，橫行無忌，胡作妄爲——

包占雲 (實在忍耐不下) 放他母親的七十二個連環屁,老子們身上的創傷是自己弄上的麼!

(潘殿邦等,回頭觀看)

(李大遠今天喝醉了酒,胆子比往常大些——從竹林直衝出來,一把拉住潘殿邦的胸前)

潘殿邦 (大驚) 吼,吼,吼。

李國瑞 (喝止) 大遠,你做什麼!

李大遠 我不是和他打架,我要和他講理。

賈維德 你快放了手再說。

(李大遠放開手)

潘殿邦 (臉都發青,噓氣) 笑話!笑話!

李大遠 倒不是因為你罵我們傷兵,潘知事!你的話,我聽半天了,千言萬語就祇一句話:你

說這次我們和日本鬼打仗是打不好的——

潘殿邦

(強辯)我沒有說過這種話!

李大遠

你所看見的都是頂黑頂壞的一面。就算有些事不大好，到底祇是小小一點，不是多數如此，不是整個如此！你也是有耳朵的，和我一樣聽過演講；你也是有眼睛識字的，時常看書看報；你爲什麼硬把事情說得這樣完全沒有好處呢！

潘殿邦

這個——

李大遠

打了一年多的國仗，有多少弟兄們，官長們，老百姓，紳士，做大官的，做小官的，讀書人，做買賣人，做手藝的，務農的，老年人，年輕人，婦女，小孩子，貢獻他們的錢財，他們的氣力，他們的親人骨肉，他們自己的生命。唯就有這麼許多的了不得的好事，你難道會不知道，你爲什麼不說！

潘殿邦

嗯，不是我——

李大遠

做公務員的人，不錯，是還有貪污的；可是政府正在嚴辦；聽說有一位做過省政府

教育廳長的人，因為貪污，不久就槍斃了。這不是好的一面麼！你爲什麼不看見！

潘殿邦

（已是氣餒）我，我，我——

李大遠

一般人當中，醉生夢死，怕死貪生，自利自私，免不了是有的。我們實行精神總動員，就是爲要改掉這些缺點。你爲什麼祇找缺點來講，一點不提大家的改善缺點的  
努力！你真會混淆黑白，顛倒是非！

（潘殿邦啞口無言）

李大遠

壯丁上前線，家裏人生活成問題；政府規定了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辦法，也要靠  
仗像你這樣有地位有身家的人出來幫忙。可是，你，你幹了些什麼！——我沒有打  
了幾天仗，我不過右手炸掉三個手指，比起許多弟兄們的英勇的犧牲，我的傷真  
不值一提。不過，我還痛了幾天。你呢，你在出錢上出力上，痛過一痛沒有！此刻，你還  
敢來說風涼話。

（潘殿邦見機，想就脫身，正在打算冠冕的走法）



李大遠

（又上前一把拖住他）我不知你存的是什麼心，爲什麼要把所有的事說得這樣壞，見得我們這次的打仗的結果不會好！是不是因爲你在中華民國沒有做到大官，所以想賣身給日本，享受一點那亡國奴的榮華富貴！你這個失敗主義的，甘心做亡國奴的，沒有人心的（拍拍就是兩個嘴吧）混賬王八蛋！

（潘殿邦便也揪他——兩個扭在一起——李國瑞賈維德忙上前解勸——急切中拉勸不開）

（玉芳奔上前拖住李大遠的手——他在火頭上，順手一巴掌，將她推倒在地）

（這時王海青也來了——還是他和包占雲有力，將大遠拖開）

李國瑞

（連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潘殿邦

（連說）笑話，笑話……

賈維德

大遠喝醉了胡鬧，犯不着和他計較——

李大遠

（大聲）我不醉，我不醉——

潘殿邦 笑話，笑話，笑話——

包占雲 (對大遠) 你還是到裏面去睡一回吧。

(不由分說，他和王海青硬把大遠拉進去)

賈維德 (對潘殿邦) 潘知事，也請回去休息休息吧。

潘殿邦 (氣得渾身打顫) 笑話，笑話，笑話……

李國瑞 (不住口的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小孩子無禮，真正對不起。

(他們二老，攙扶着潘殿邦，出竹扉走了)

(賈長生跟隨去，大約還想看熱鬧)

(玉芳已從地下爬起，立在一邊飲泣)

(陽光從雲層裏透射出來，照耀在竹頭樹杪——天空似有嗡嗡之聲，但很細微，像是從極遠處傳來的)

(又聽得賈維德在竹扉外說：「他一定不要我們遠送，那也祇好讓他去了，這個

不能怪我們的。」——和李國瑞進回屋子去——看見玉芳哭——稍一立定，不  
便說什麼——仍走了）

（玉芳一面拭淚，一面拾起打架時跌落在地下的衣服，重新晒晾在竹籬上）

包占雲（出來）大嫂子，不要哭了。

王海青（隨出）不要哭了。

包占雲 他並不是對你有什麼，他自己心裏不高興。

王海青 他要是不喝醉酒，萬不會打你的。

玉芳 我也知道，他這一陣，心裏十分不高興。

包占雲 是的。

玉芳 恐怕還是爲了我！

（兩人默然半響）

王海青（故意岔出話頭）咳，真的，他剛才說的那些話，不知是從那裏學來的？

包占雲 他是聽得人家的演講。還有，我們連里不是有政治部派來的一位指導員，他不是

和我們談論過這些問題麼！

王海青 不錯，有過的。

包占雲 可是想不到後方真會有這種失敗主義的人，到今天還不相信我們這次打國仗

是「包得行」的！

王海青 後方，哼！（陡的湧上心事）老實說，我要是還有兩條腿的話——

包占雲 兩條腿？

王海青 我就立刻回到前線去！

包占雲 回到前線去！

王海青 前線，比起這裏後方，實在是好得太多了。在前線，老百姓也好，什麼都好，樣樣都好，大家一心一意祇做一件事，打鬼子救自己，不像後方這樣你騙我詐，你怪我罵的。

玉芳 是的，在前線，日本鬼子就在面前，大家不會不提心吊膽地對付着他的。

王海青 在這裏，敵人到底離得遠，所以黃楠坪的人就自己對付自己了！

玉 芳 （深有同感）啊。

王海青 （對包）我們回到後方兩個多月，你想想看，做些什麼事？

包占雲 想辦法把潘知事周保長這些混賬東西弄得頭痛——

王海青 是呀，我們想辦法把他們弄頭痛，他們想辦法把我們弄頭痛，慢慢的黃楠坪完事

大吉。我們變成專門搗亂的東西，我們也完事大吉！

（衆人默然不語）

包占雲 （忽然觸機）哈，我有辦法。

王海青 （同時）什麼！

包占雲 （招手）來來來，都到這裏來。

（玉芳和王海青都到石桌邊）

包占雲 （低聲）我們走！

玉 芳 (驚訝) 走?  
王海青  
包占雲 我們大家走!

(玉芳和王海青不明他的用意——不覺怔住)

(此時李賈氏老太太提着一個包袱,正待出門——忽然看見一女二男圍住石桌站着,三個人的頭,靠攏在一起,驚愕非常——連忙縮住脚躲在門後,私聽他們的言語)

包占雲 (再說一遍) 我們大家走!

玉 芳 (想了一回) 可是——

包占雲 不要緊,李大遠,我們也叫他一起去——

王海青 我,我的腿——

包占雲 不要緊,我們不一定回到前線去。

王海青 不回到前線!

包占雲 我自有道理。(聲音更低了)這件事非有玉芳大嫂子出力不行。

(玉芳和王海青更加不解)

(李賈氏聽到這裏，怫然轉身回屋子去)

包占雲 王海青可以回到一個殘廢軍人教養院去。

王海青 教養院!

包占雲 我可不進教養院。李大遠也不必進。我們和玉芳嫂子開一個雜貨舖。

玉 芳 雜貨舖!

包占雲 像在鐵牛橋那樣一個雜貨舖。玉芳嫂子可以做老闆娘。

玉 芳 哦!

包占雲 怎麼樣，幹不幹?

王海青 本錢呢?

包占雲 這就靠玉芳大嫂子出力了。老太太不是藏着錢麼?

玉 芳 老太太藏着錢！

包占雲 我們想法子把她的錢借來。

王海青 老太太不會肯借的。

包占雲 你怎麼那樣笨，這個「借」不是平常的借。

玉 芳 （堅決地）我不去。

包占雲 你不去？

玉 芳 叫李大遠離開老太太——她要苦死了。

包占雲 噢，你這個女人真奇怪，老太太待你這樣兇——

玉 芳 爲了這種原故，要他離開母親——慢慢的李大遠也會埋怨我們，恨我們的！

包占雲 你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現在做出這樣的事，你們自己看看吧！」李賈氏一面嚷着，一面拖着李國瑞出來——李大遠和賈維德跟隨在後）



(包占雲王海青楊玉芳三人連忙分散)

李賈氏

哎哎，我告訴過你們吧，不正經的女人終歸是不正經的，她又在那裏和他們鬼頭鬼腦，這一次是你們親眼看見的。

李大遠

可是母親，他們不會的——

李賈氏

哎哎，還說不會的！

李大遠

我和包占雲王海青是好朋友，從前我們在前線的時候——

李賈氏

哎哎，還提前線！

李大遠

前線怎麼樣？

李賈氏

我知道這種事在前線是不大在乎的，一個女人，好幾個男人——

王海青

(上前)老太太，這話不對的，這完全不是事實；這也不像是你老太太一向說的話。

李賈氏

可是，我們不在前線。在家鄉，女人不作興和外頭人多話的；更不作興和外頭男人這樣親熱的。

李大遠 母親——

李賈氏 這樣決不會有好事幹出來。遲早敗壞我們李家的聲名就是了。

包占雲 老太太，我們剛才不過是在談論大遠的事——

（李賈氏搖頭否認）

包占雲 他們看他這一陣心裏不快樂，時常喝酒——

李賈氏 （厲色）是我自己親耳朵聽見，親眼睛看見的！我先前提了包袱，想到觀音閣去，走到那門口，看見你們三個人偷偷在一處講話，我立定聽了一回，（厲聲）你們在叫玉芳離開黃梅坪，和你們一起走！

（包占雲想不到老太太會聽到這些話，也無論如何調皮，一時未免呆住）

李大遠 （不大相信）有這話麼？

李賈氏 你自己問玉芳。

李大遠 玉芳，怎麼樣？

玉 芳 (祇得承認) 剛才說過走的話的。

李大遠 (瞿然) 哦!

玉 芳 他們要你去,也要我去,可是不肯。

李大遠 (還未了解這件事的意義) 是麼!

包占雲 是真的,反倒是她不肯走。

李國瑞 (亦有愠意) 我們的家有什麼不好,為什麼你們要勸大遠夫妻兩個人離開呢?

(包占雲當面實在回答不出)

(賈維德才知道這件事比他原來想像的嚴重得多,不斷的跌脚)

包占雲 (還想用嘻笑的方法,把這件事輕淡化) 老太太,哈哈,你真是了不得,什麼事也

瞞不過你,什麼話也會給你聽見!走,我們是商量過的,是想去開一個雜貨舖——

(這雖是事實,但聽上去不像真話——) 所以李賈氏,李大遠,李國瑞,賈維德都不  
大相信)

包占雲

哈哈，雜貨舖，這個主意高妙麼，是我「包得行」想出來的，（笑得起勁）哈哈，我們是說一起走，並不是做壞事，是要，嗯……想發財，發財，這話說得好，哈哈！老太太真是個好人，可是，這一次，你對我們，哈哈，有一點誤會。你對玉芳大嫂子，也有一點，哈哈——

李賈氏

（正色）包占雲，你回家去吧。我們談李家的家事，不用你外頭人插嘴！

包占雲

老太太，哈哈哈哈——

王海青

（大聲叱）占雲，少開口。

（包占雲立刻斂了笑聲，無可奈何地走過一邊）

李賈氏

（思前想後，不覺難過起來）我並不是故意和自己的兒媳婦爲難。我當時這樣想我的年歲差不多到家啦。每天除非燒燒香，唸唸佛，別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我也不巴望什麼。我祇留下兩個兒子，我喜歡他們，寶貴他們。他們都還年輕呢！（誠摯地）我就想，年輕人，讓他們作自己的主，過自己的日子去吧。他愛討那一個女人

做老婆，就討那一個。（情感激盪）那怕我自己成爲黃梅坪全村人的笑話。自從玉芳進了李家門做了我們的媳婦，我總是忍着耐着的。（對衆人訴說）有時候我到觀音閣去拜菩薩，走在街上，街上人指指點點的說，「這個老婆婆，新近娶個兒媳婦，是從前線帶回來的，被日本兵那樣過過」……「李家爲什麼要這樣一個女孩子，她會是的麼」……「說不定，她有一天又要——說不定，她現在已經是靠不住了」……「因爲一個正經女人，決不會肯讓日本兵那樣的，她甯可死，決不肯受那種羞辱的；那才是正經女人」——儘管旁人這樣，我還是一聲不響！頂多對於玉芳的行動，我格外留心一點；也勸告她，叫她做人要格外小心就是了。可是，我今天親眼看見她那種樣子——（自己也很難受）我和她還能同住，在一個院子裏，再做婆婆和兒媳麼！

李國瑞 咧，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賈氏 他們要玉芳走，讓她走吧。

李大遠 母親，母親。

李賈氏 要不然，祇好我走。我搬到觀音閣，吃素修行去。我可以讓她。

李國瑞 叭，你不要這樣講。

李賈氏 還有，大遠，你來。

（李大遠走她面前）

李賈氏 我叫玉芳走，不叫你走。你如果是祇要老婆不要母親……你如果是和玉芳一起

走……（悲不自禁）哎，大遠！你就是個不孝的……哎，哎，我就算是白養了你

這個不孝的，哎，……（拿起手巾掩面哭泣）

賈維德 且慢一慢，叭，慢一慢——

李賈氏 舅公，平常你無論說什麼話，我總是聽從你的。可是今天的事，舅公，你讓我做一

回主吧。

（大家見她如此堅決，面面相覷，束手無策）

王海青

（滿腔憤慨，從裏面直進出來，再也不能不發洩）我們在前方打仗的人，總以為現在的後方，應該是好到不得了啦！精誠親愛，合作團結。把自己人的小仇小恨都忘掉，把我們所有的力量都用來對付一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強盜！誰想到後方還是這樣的惡劣，這樣的腐敗，這樣的糟糕！小氣，自私，不講理，不顧大局！爲了無所謂的極小的事，爲了不會有的冤枉的事，就是給你個不饒讓，不放鬆，不原諒。好像此刻日本兵不在那裏殺我們，燒我們，搶我們似的！這叫我怎麼受得了呢！（猛然舉起拐棍，將石桌打得噹噹的響）叫我怎麼受得了呢！

（衆人肅然）

賈維德

唉姪女，你還是聽我說一句吧，我的年紀到底比你大幾歲。哦，玉芳。我相信她的話的，我相信她沒有做什麼壞事。你吩咐她以後不再和包占雲王海青兩個人接近就是了，吩咐她以後不再和他們兩個人見面說話，也可以的。可是走，你不能叫她走的。她現在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你叫她走到那裏去！她一家人殺的被日本人殺

了，害的被日本人害了，她父親也在逃難中間病死了，不看別的就看在這點不幸上……啊，她自己也被日本兵侮辱過，這不是她的不好，這正是她的不幸……啊，叫她在菩薩面前，燒炷香，磕個頭，叫她立一個誓，以後不和他們兩個人說話——

（玉芳聽賈維德說這番話，早已在一旁暗暗垂淚，此刻奔到李賈氏身邊，隻膝跪落）

玉芳

（淚隨聲下）母親，我是感激你的——不單是因爲你收留我這樣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更因爲你是真待我好，像我自己的母親一樣待我好的。你是真把我當作自己的兒媳婦看待的！有時候你管得我太嚴一點，罵得我太兇一點；有時候，你不喜歡我，你厭惡我，你冤枉我，你使得我當着人的面下不去，你使得我心裏難受；可是我一想起我的一家，我的父母……母親，我不會怪你，不會恨你的，我，（放聲）我祇有一個仇人（大哭）

李賈氏

（動搖中）哎，哎——



(忽然外面鑼聲大鳴，三下一連，自遠而至)

(衆人都驚異)

(不一回，賈長生敲着鑼，從竹林小路奔來)

王海青

(問) 做什麼!

賈長生

黃……柄坪第第一次放放放警警報，(得意) 我我我是第第一……個打打警

警報鑼鑼的!

包占雲

打鑼是警報?

王海青

(同時) 放警報你還好玩!

玉芳

日本飛機來轟炸麼!

(頭上嗡嗡聲又起)

賈長生

把把晒着的衣衣服都收收起來——飛機來來了，不不不要亂跑——白

白天不不要燒燒火，晚晚上不不要點點燈——

(嗚嗚聲甚厲)

(王海青忙幫玉芳搶收晾着的衣服)

包占雲

(向天空張望)飛機呢(忽大呼)已經來了,快到我們頭上了。

賈長生

(好奇)在那裏在那裏?

(他在園裏看不到,索性奔出外面去看)

王海青

不要看,不要看,不要出去。(但已喊不及——發極地)哎呀!

李大遠

(追出去)嗨,長生,長生,不要亂跑,躺在地下,快躺下。

(李國瑞賈維德不知應當往那裏躲,也向外面走)

包占雲

飛機在頭上,你們現在莫要走動,快分開躺下,躺下!

(李國瑞走得快,包占雲祇拖住了賈維德)

李賈氏

(駭得不會行動——祇看着大家癡笑)嘻嘻,嘻嘻!

玉芳

(她對於避轟炸,是在前方有過經驗)母親,不要慌,我們四面散開,躺在地下要

緊的。（攙扶她走入側門）裏面院子也很大，我們躲到裏面去。

（嗡嗡聲更大——忽來噓噓之聲）

（王海青伏下——包占雲硬拖着賈維德伏下）

（砲礮，一連六七聲——一根黃桷樹枝，被彈片打斷，飛落園中）

（嗡嗡聲似乎小了一點——又聽得遠處隱約有哭喊之聲）

（包占雲抬頭傾聽了一回——便爬起來，向竹扉外面張看）

王海青

飛機過去了麼？

（他也爬起來——衆人都爬起來）

（忽然周保長氣急敗壞，從竹林小路奔至）

賈維德

噢，周保長，你——

周保長

好險，好險，駭死我了。飛機扔炸彈的時候，我正在路上，小石橋的這一邊，潘知事在橋的那一邊，我們兩個人相離不到五丈路。一個炸彈下來，潘知事炸死了。

賈維德 什麼，潘知事炸死了！

周保長 炸死了，我看着那炸彈下來的；小小一點的一個炸彈。

（只見李國瑞提着方纜賈長生敲的那面銅鑼進來）

王海青 （驚問）怎麼啦？

李國瑞 （連連搖頭）唉，唉！

（李大遠抱着賈長生進來，滿臉滿臂都是血）

周保長 啊，長生怎麼樣啦？

李大遠 頭上手臂上都炸傷了——

王海青 （忙跳過去）長生，長生！

（賈長生不答話，也不看他）

（王海青陡然面色變異）

李大遠 他是震傻了，不會說話。

李賈氏

（剛從裏面走來——一眼看見長生身上的血）喔，長生！（身子搖搖擺擺要跌倒）喔，喔。

（玉芳忙上前扶住）

李賈氏

（忽然放聲大笑，癡笑）嘻嘻嘻嘻呵呵呵呵。

（衆人都駭）

李賈氏

（笑之不已，不知是笑是哭——到後來竟是哭了！坐下掩面大哭）嗚嗚嗚。

（王海青看着長生那種不說不動的樣子，又悲痛又憤怒，拼命拿拐棍擊地）

包占雲

（大呼）快點散開，日本飛機又回來啦！

（他第一個躺下——衆人跟着躺下蹲下——周保長仍從竹林小路跑走）

王海青

（憤不可遏）你們這些孬種日本強盜！兩步躍到矮牆邊，將土鎗抓在手中，就把長生放在石條凳上的子彈裝入——口裏罵着）在前線你打我們，我們也打得着你，你吃了虧，害怕了是不是。所以你飛來我們後方，轟炸鄉下老百姓，老百姓

是打不着你的，祇有聽你轟炸，是不是？你莫慌，老子手裏這枝土鎗，也要把你打下來，（直立園中，四面尋看日本飛機——由竹扉奔跳出去）東洋雜種，你不要跑，你不要跑——

李大遠

（還抱着長生，躺臥地上，急喊）海青，海青。

包占雲

（爬起，想要拖住他）海青，海青——

（追到竹扉邊，忙又伏下）

（噙噙聲甚巨——並雜有機關鎗軋聲）

李大遠

日本飛機在用機關鎗掃射吧。

包占雲

（舉頭看着外邊，猛然驚叫）喔，海青。（將頭慢慢低下，悲痛地自語）海青完了。

李大遠

海青，（悲咽）完了！

（飛機聲又遠）

包占雲

（跳起身，捏着拳頭，對準日本飛機的方向使勁的提着）日本強盜，今天算你逃

包得行

得快老子要是沒有辦法對付你們這些日本雜種老子的外號不叫包得行咱們  
前線見！

（幕下）

——第三幕完——

### 第四幕

兩個星期之後的一個下午。

陳宇庭是黃梅坪的農戶，五十多歲，自己有十幾畝田，又種著別人的十幾畝田，在鄉下也算是一個「過得到」的人家了。今天爲了小兒子的事，特地來尋訪賈維德老先生。賈和李國瑞赴潘家弔祭，陳不得已，祇好坐在李家竹園中等候。

久候不回，心里甚爲焦急，有時獨自在園中轉踱；有時立起身，向門外張望，過了一回，看見賈李二人遠遠從大路走來。

陳宇庭

(迎呼) 啊，二位回來了。

賈維德

(遙應) 哦，陳宇庭，你來了好久吧，勞你久等，真對不起。



陳宇庭 (遜謝) 不要緊, 不要緊。

李國瑞 (走入) 潘家今天開吊, 一定要拉我們兩個人做「陪吊」招待來賓, 所以回來得遲。

陳宇庭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賈維德 (走入) 今天來, 想必又是爲了你小兒子的事!

陳宇庭 正是。

李國瑞 你上回拿來的五百塊錢, 舅公已經替你交付三百塊給周保長, 他一口答應下來, 說這次機會特別好, 絕對可以辦到。還有二百塊錢, 講好的暫時存在我這裏, 等事情辦妥再給他。怎麼他又生什麼枝節!

陳宇庭 倒不是周保長, 是我的兒子, 他現在自己要去。

賈維德 自己要去!

陳宇庭 這一向, 他愛和他們兩個人在一起講話——

李國瑞 他們兩個人！

陳宇庭 就是包古雲，（咳嗽一聲）還有李大遠。

李國瑞 哦！

陳宇庭 自從半個月前日本飛機轟炸之後，他們的話，鄉下相信的人更加多了——好些人想着做志願兵去呢！

李國瑞 是麼！

陳宇庭 頂好請周保長趕快把事辦妥——就說我的小兒子檢查身體不合格，叫他死了心餘下的兩百塊錢，就馬上給了他吧。

賈維德 好的，我一定替你說到。

陳宇庭（拱手）——拜託，——我的小兒子檢查身體不合格——多多拜託，我要走了。還要趕進城。不瞞二位說，上次把田地押借那五百塊錢，因為急等錢用，利錢太以吃虧，我想去轉一個押主，利息也就可以低一點——拜託。

（他再一拱手，匆忙從竹扉走了）

李國瑞

（感觸，嘆息）唉，現在的年輕人都自己有主意，不聽老年人的話！

賈維德

主意要是好，那又何妨！

李國瑞

大家去當兵打仗，這個主意怎麼樣？

賈維德

不打又怎麼樣。你不打仗，仗也要來打你，我們祇看潘知事好了，他還不是覺得日本帝國主義損害不到他，所以他纔儘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對，這次打仗不是他的事。可是日本飛機偏偏要弄成是他的事，把他炸死。唔，這次打仗真奇怪！後方和前线一樣，有田地人和窮苦人一樣，怕死不願意打仗的人和不怕死的好漢一樣，誰也不多吃虧，誰也不多便宜的！我是這樣想着！

（李國瑞不響——兩個人慢慢踱進去了）

李大遠

（從竹林鑽出四面張望——轉身呼）你們都來吧。

（李大成是大遠的兄弟，十六歲左右，高中學生；因為學校被轟炸，暫時停課，所以

回在家裏；此刻還穿着制服褲和皮鞋——他富有青年人的熱情和樂觀，但不多

說話——他和包占雲一同進來）

李大遠 怎麼樣，我們可以動手了吧！大成，你去收拾行李——

李大成 （欣然）就是。

李大遠 我去拿兩百塊錢。包占雲先到吳家橋等着我們——

包占雲 吼，且慢——慢。

李大成 （驚訝）慢——慢？

包占雲 我們商量定的辦法，大家弄清楚沒有？

李大遠 弄清楚！

包占雲 你再說一遍我聽。

李大遠 我去拿我父親的錢——

包占雲 是的。

李大遠 愈多愈好，至少得有一兩百塊——

包占雲 是的。

李大遠 不讓人家知道——

包占雲 那怕是玉芳！

李大遠 也不讓玉芳知道！再趕快把各人的行李收拾好——

包荷荷 是的。

李大遠 我和大成兄弟各人走一條路，到吳家橋和你會齊。

包占雲 是的，先到先等。

李大遠 三個人一同進城，到縣府兵役科報到，要求都做志願兵——

包占雲 是的。

李大遠 要是因為我右手缺手指和你走路不方便，兵役科不肯收，三個人就一直去前線

找尋我們從前的隊伍——

包下雲  
是的。

李大遠  
我們要兩三百塊錢，做回前線去的盤纏。

包占雲  
是的。

李大成  
商量定的就是這點。

包占雲  
（滿意）就是這點。

李大成  
進去吧！

李大遠  
（目示大成，叫他走在前頭）先看，有沒有人，我真不願意讓玉芳看見她肚裏有身孕，再過三兩個月，要做母親了！知道我要走，她準會難過死，我也會受不了的——沒有人麼？

（一面問着，一面溜進去）

包占雲  
（突呼）大遠，大遠。

李大遠  
（立定）做什麼！

包占雲

(他聽見玉芳有身孕，忽有不忍)轉來，我和你說話。

李大遠

(勉強轉回)又是什麼事？

包占雲

今天我們是睜着眼睛的，自己明白在幹什麼！

李大遠

(大愕)這話是什麼意思？

包占雲

(態度從無如此嚴肅——慢慢地一字字的說)一年前我們去嘗過兵，那一次我們準備去不久就逃回來的這一次不同，這次真是我們自己情願去的，我們都

不想回來的事，我們也許就不能回來！現在還來得及改主意。你不必一定要去的

——你有一個老婆，不久還會有個孩子！我包占雲一個人回前線就是！講到路上

盤費的話，(苦笑一聲)嘻嘻，包得行還怕會沒有辦法麼！你再想一想。

李大遠

不用想，想什麼！

包占雲

不用想？

李大遠

我們這次去，並不是爲了活得不耐煩，要上前線去找一個痛快的死也不是爲了

在家鄉耽不住，要借此離開這個糟糕倒霉的地方！我們是爲了打仗的勝利才去的。你忘了麼？

包占雲

（提醒）啊，打仗的勝利！

李大成

當然是的——（興奮地）那一天我讀到報紙上登載着軍政部的一篇報告（他充滿着青春的精神）裏面說日本兵從前年七月起到現在，已經被我們傷亡掉八十六萬多人；單祇今年四月這一個月，就被我們打死五萬三千多人；日本官兵的補充，一天比一天困難；國內的金錢，也差不多快要用完；他們現在不但打仗不行；好些日本官兵還有因爲厭戰反戰被鎗斃或是自殺的！再看我們自己，軍隊比以前多，官兵比以前好，鎗炮比以前又新又利，裝備比以前充足，我們是愈戰愈強！我們和日本鬼子打仗，最後的勝利，是「包得行」的！（毫無疑慮地）我們應徵兵役的人愈去得踴躍，勝利就來到得愈快。

包占雲

這是一定的！



李大成

（快樂地，熱情地）這一次我們真許不能回來。管它呢，小小三個人，去當兵，多少也會使得勝利加快這麼一點，那怕是真正細小的一點點呢！

（包占雲甚被他的熱情所感動）

李大遠

我們裏面去，你先到吳家橋等着我們。

（包占雲點頭）

（李大遠大成走進屋子去）

包占雲

（眼睛送着他們進去，不勝愛羨）好孩子，兩個都是好孩子，也真够朋友！他們現在竟知道得這麼多！到底讀書的人不同，比起我這個不大認識字的瞎子，長進得太多了！

（荷香匆忙地從竹林小路奔來）

荷香

（看見占雲，纔像一個沈溺在水中掙扎不起的人，扳着一根木頭）啊，占雲，什麼地方沒有找到，你可在這裏！

包占雲 什麼事這樣慌張？

荷香 (拉住他，懇摯地求告) 占雲，你得趕快和我結婚。

包占雲 呸，趕快麼！

荷香 你立刻去請媒人出來。

包占雲 什麼事，爲什麼？

荷香 要不然，我父親會打死我。

包占雲 我不信，不會有這樣事——

荷香 因爲我肚子裏有了孩子——

包占雲 (不由得不驚愕) 有了孩子！

荷香 我父親知道是你的孩子。

包占雲 啊！

荷香 他所以更不肯饒恕我！

包占雲

哦（他也呆了——混亂的情感在內心激盪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嘻嘻，這樣年輕的小姑娘，這樣細小的小姑娘，肚子裏已經有孩子，不久要做一個小母親了。（猛然感覺不安）嘖，嘖，這是我的不是。

荷香

（看着他半晌）你爲什麼這樣說，我又沒有埋怨你。

包占雲

啊，沒有埋怨我。

荷香

（似乎怪他不應當這樣不了解她——拿出手帕，掩面飲泣）你如今是當兵打仗回來，去年你沒有出門以前，我就答應了你的。

包占雲

（拉去她的手帕，十分憐惜）不要哭，不要哭，我們來想辦法——你要我立刻和你結婚，是不是？

荷香

是的。

包占雲

你父親肯要我這樣的人做女婿麼？

荷香

有一個女婿至少他的面子上可以過得去。

包占雲 面子上過得去！

荷香 總比我未曾出嫁在娘家就生出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來好看得多了。

包占雲 是的是的。

荷香 黃梅坪的人嘴巴是這樣的刻薄，專會笑人的。

包占雲 (點頭) 是的。

(無數事，一齊湧上心頭——他，慢慢走到石桌邊坐下——苦思着)

荷香 (跟過去，輕聲問) 你肯不肯，立刻結婚！

(包占雲想着心事，不會理會)

荷香 你又想什麼？

包占雲 (忽然失笑) 嘻嘻。

(荷香望着他，像是受到創傷似的)

包占雲 (目視遠空，自言自語) 正式的結婚——撐起一份人家——大小三個人，父親，

孩子，一個蠻好的老婆照顧着你——找一個正當職業——做一個小買賣，養活一家人口——（自笑）嘿，也許借點本錢開一個雜貨鋪——安靜——舒舒服服——一家大小在一起——再不用出遠門走遠路——再不用奔波辛勞——一直到年紀老，頭髮白——這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很快活的事——誰說不是麼——（皺眉）只可惜，唉……

荷香（一直用心聽着）可惜什麼？

包占雲（愁煩地）可惜我們三個人——

荷香 你們三個人，什麼？

包占雲（抬頭望着她——忽然眼珠一轉，滿臉換上笑容）沒有什麼——我呸，我立刻

去求李大爺，請他和賈老先生做媒人；一面趕緊辦喜事。

荷香 你現在就去求李大爺了？

包占雲 現在就去。

荷 香 可是我們的喜事要辦得熱鬧一點的呢

包占雲 (同意) 既然是正正經經辦喜事，自然要辦得熱鬧的！

荷 香 李大爺他們，什麼時候來看我父親！

包占雲 三兩天之內。(一想，忙改口) 明天——呖，就是今天也還可以的。

荷 香 今天纔好。

包占雲 (肯定地) 作準今天。現在你先回去——

荷 香 (微訝) 我先回去！

包占雲 (含笑解釋) 你回去，我才好見李大爺講話。

荷 香 哦——那末，你請他們馬上就到我家裏來。

包占雲 可以，馬上就來。

荷 香 你不知道事情是多麼的緊急，我父親到潘知事家吊祭，不知聽到什麼人說什麼

話——

包占雲 (揮手)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荷 香 我走啦。(到竹林邊, 又立定問) 停一回我再要尋你的話, 你在那裏。

包占雲 停一回, 呷, 恐怕還是在這裏。

(荷香高高興興地走了)

包占雲 (臉上笑容, 漸漸斂滅——流露出甚大的苦楚——他將那從荷香手裏奪來的手帕, 凝視一會——慢慢地竟對着手帕告訴) 不是我說你們, 你們這些女人們太奇怪, 專在這推扳不起的時候, 肚裏懷上孩子。現在是你生孩子的時候麼, 我正要——(自恨) 呸!(也悲痛) 可憐, 荷香, 我不能不欺騙你這一次! 我真不要欺騙你, 可是我實在沒有辦法, 我已經和人家約好。三個人一同回到前方去。荷香, 你慢慢地總會明白的。不要怪我, 不要罵我, 不要恨我, 我這次去, 決不會讓你懊悔有我包占雲做你懷裏小孩的父親的。

(他這樣一個頑皮的人, 此刻也不免要洒兩滴兒女之淚——疾忙轉身出去時,

幕 四 第

荷香那塊手帕，已經舉到眼角邊揩拭了。）

（春末夏初的杜鵑，就是叫得這樣起勁「噓——噓，」「噓——噓，」——一聲，愈叫愈急。）

（玉芳從裏面出來，掩身樹後，眼睛望着那小門）

（不一回，李大遠果然從小門走來——手裏提着很大一個衣包——直奔竹扉，略帶驚惶之色）

玉芳（高聲喊）大遠，大遠。

李大遠（吃一驚）那一個？

玉芳（從樹後出來）是我。

李大遠 哦，玉芳。

玉芳 你到那裏去？

李大遠 我——我不到那裏去。



玉 芳 不到那裏去？

李大遠 叭，我去看訪一個朋友。

玉 芳 那一個朋友！

李大遠 噢，這個人你不認識的；也是軍隊裏的同事，剛從前方回來。

玉 芳 （過去看他的包袱）你這是包的什麼？

李大遠 （無法抵賴）一條被。

玉 芳 看訪朋友，爲什麼還帶着一條被去？

李大遠 叭，我今晚也許住在他那裏，不回來。

玉 芳 你剛才到母親屋子裏，拿的是什麼東西？

李大遠 （悚然）沒有拿什麼東西。

玉 芳 沒有麼？

李大遠 沒有。

玉 芳 我當你拿了母親的錢，我看見你開抽屜的。

李大遠 噢，我那是尋找我的差假證。

玉 芳 差假證！

李大遠 是的，時候不早，我該走啦——

玉 芳 （注視他好大一回——啞聲地）好——你就走吧。

李大遠 （咳嗽）看訪我的朋友去。

玉 芳 （慢慢地點頭）可以。

（李大遠提了包袱待走）

玉 芳 可是你——

李大遠 （立定）可是什麼？

玉 芳 （苦笑一聲）嚇嚇……

李大遠 笑什麼？

玉 芳 (沉痛地) 你的謊撒得不圓, 一點沒有把我騙相信!

李大遠 (未免失措) 啊, 叭, 騙相信!

玉 芳 (溫柔地) 其實你用不着騙我, 我不會阻止你的。

(大遠看着她半天, 心裏實在不忍——再不情願對她虛偽——猛然擲去手裏包裹, 奔上前緊緊握着玉芳雙手)

玉 芳 (苦笑) 嚇嚇, 我現在——變成一個——不會落眼淚的人了。

李大遠 咳, 你不要說吧。

玉 芳 我此刻讓你回前線去, 不知道這是我的聰明, 還是我的發傻!

李大遠 不要說吧。

玉 芳 母親, 我和她, 我們兩個人現在處得很好。

李大遠 (點頭) 我知道。

玉 芳 (親切地) 母親自從那一天轟炸受驚之後, 至今還有點神志不清, 我會時時當

心她的。

李大遠

謝謝你。

（兩個人對視一回）

李大遠

我差不多什麼話都用不着再對你說！

玉 玉

（搖搖頭）用不着了。

李大遠

（忽然將她拉近胸懷，緊緊地挾抱兩下）那末，再會吧。

玉 芳

再會。

（李大遠提着包袱，比較安心地走了）

（玉芳立在竹林邊，一直望到看不見他的影子，才慢慢地進來——人是感情的動物，到底會熬不住的——此刻伏倒在石桌上，號咷大哭）

（忽然出不意地有兩人從竹林小路走來——荷香懊喪着臉，走在前頭，——周保長滿面怒容，手裏握一根短竹棒，在後逼着）

(玉芳連忙住哭)

周保長 (惡聲) 荷香,你說他在這裏的人呢!

(荷香找不見人,心裏也急)

玉芳 那一個?

周保長 包占雲。

玉芳 哦,沒有看見。

周保長 (罵荷香) 你會相信他的話!我早就知道他是騙你的。

玉芳 (看到那副情形,肚裏早已明白——想爲荷香緩和一下) 叭,包占雲剛才來過

——說不定,還在裏面,我問問去。

周保長 費心。

(玉芳想請李賈二位老年人出來解勸,忙奔入屋裏去)

周保長 (恨恨) 等我找到這個小渾蛋,你看我會打死他不會!

(荷香不響)

周保長 他平常處處和我爲難，有一點事就準和我搗蛋。那還不夠，還要把我的女兒引誘好，好東西，算你會對付我，叫我有口說不出，你是十足的佔了面子啦！

荷香 可是爸爸，他不是引誘我，他答應我正正經經和我結婚的。

周保長 (怒極) 你還會相信他的話，還要替他說好話，你這個小不要臉的東西。

(荷香別轉頭，眼淚盈眶)

(賈維德李國瑞急忙的走來)

賈維德 怎麼樣，周保長？

(周保長一時倒有點難以對答，祇怒目瞋着荷香)

李國瑞 (也問) 怎麼樣？

周保長 (勃然) 包占雲把我的女兒要了。

賈維德 把你的女兒要了！

李國瑞 要了！

(他們不約而同地轉身看荷香)

(荷香倔強地立在一邊——事情已弄到這樣，她反而不大怕懼了)

周保長 我一向真是一點不知道，今天要不是在潘知事家裏聽見幾個不相干的人無心

中說閑話，我至今還在暗中。

賈維德 唔。

周保長 以後叫我怎麼樣再站起來做人。

賈維德 (仔細爲他考慮) 唔、唔——

周保長 氣死我了。

賈維德 (熱心) 嗯，你要是找到包占雲，打算怎麼辦？

周保長 我和他拼命，我這條老命不要啦！

(荷香聽這話有點震動和不安)

賈維德 (搖頭) 這不是好辦法。

周保長 奮起，不是好辦法麼？

賈維德 保長公，火不要這樣往上直冒，平靜一點，平靜一點。現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大姑娘總是人家的人，遲早要嫁的，何不順風使篷，把事情弄得四面光！

周保長 四面光！

賈維德 (欲爲他們排難解紛) 講到包占雲，就算別的好處沒有，餓飯總不會的，包占雲決不會餓死的！那就是個好女婿。

周保長 哼！

賈維德 再說，荷香自己的心裏——

(他看一眼荷香——荷香不動)

賈維德 她也未嘗不願意。我看你還是成就了他們吧。

(周保長躊躇未決)



李國瑞（幫着勸）現在做小輩的人，自己愛拿主意，堅定的很，我們做父親的，犯不着和他們動肝火！

（周保長，還是不甘，只顧搖頭）

賈維德 保長公，你難道真想讓你女兒不響不響在家裏把孩子生出來，沒有女婿，偏有外甥，也不像個話哈——還是讓李大爺和我出來做兩個現成媒人吧。

周保長 我有包占雲這樣一個女婿，我一輩子要頭痛死了！

賈維德 不會的。他做你女婿，看在你女兒份上，不會再叫你頭痛的。

李國瑞 對的。那總要好一點的。

周保長（勉強）既是你們兩位老人家都這樣說——唔，要不是荷香是我親生的女兒——

（「舅公舅公」是賈長生的聲音）

（衆人回頭看）

賈長生（繃布包着頭手，但仍是跳呀奔的進來）我我我替你帶帶帶帶了一封信信來，

賈維德 一封信？

賈長生（將那隻散着的手，伸入懷中摸索）我我碰碰見大大大大遠大大成兩兩兩位表

表兄弟，他他們和包包包占雲在一……一處，正正正要回……回到前方去。

李國瑞 回到前方去！

賈長生

陳陳宇庭的小小兒子，拉拉着他他們講話，要要要和他們一同去，他他們不不肯，叫叫他老老老實實的當壯丁，他他他們三三個人自……管走了。（摸

出信，是拍紙簿撕下的一張，用鉛筆寫的）信信信在這裏。

賈維德

（接過信看）哦，哦，（對李國瑞）他們本想來見見見父母親，說明白才走，又恐怕大家心里反倒難受。所以寫信要我替他們解釋，並且（看信，照讀）「安慰二

老」——唔，他們三個人真回前線去了！

荷 香

真回前線去了！

周保長

（同時）什麼，包占雲逃走了！

李國瑞

三個人都去了！

（賈維德點頭——將信遞給李國瑞）

周保長

（變色）包占雲這個小混蛋。

（「完了，完了，都完了！」是李賈氏的聲音）

（衆人都向着門看）

玉 芳

（扶着李賈氏出來）老太太丟失了錢，藏在抽屜裏的兩百八十多塊錢給人拿走了。

李國瑞

（吃驚）什麼！

李賈氏

哎哎，我這個錢是藏得好好的。八十多塊錢一小封，兩百塊錢另外一封，都包在一個手巾包裏。這兩百塊錢，原是陳宇庭的五百塊，叫我們替他送了周保長三百塊，

餘剩下來的鎖在抽屜裏好久；現在一起給人家拿走。我們自己的八十多塊不要緊，把周保長的兩百塊也丟掉，怎麼辦呢！

（周保長不便接口）

李賈氏 哎，那不是周保長在這裏麼！這二百塊錢也許就是周保長自己拿去了的，本來是他的錢。

玉芳 （恐怕周保長難堪，連忙說明）母親的神志還不大清楚，她這向說話，是這樣又像懂事，又像不懂事似的。

賈維德 這一定是一個家賊。

（她扶着老太太在一條石凳上坐下）

李國瑞 外頭人，祇有包占雲時常在我們家裏跑出跑進——

周保長 （想起來一點不錯）準是他，是這個無惡不作的東西（怨毒）混賬東西，你拿了這個錢，可以遠走高飛，我女兒不能再來麻煩你，我周保長也拿你沒有辦法了，

是不是你撒下爛痲，我來替你揩屁股，哼，休想——荷香，快回去。

荷香 爸爸是什麼意思！

周保長 我家裏還能讓這樣一個孩子生下地來麼！趕快想辦法。

荷香 (有決心地) 爸爸，這件事你辦不到。我不會讓你辦到的。這是我的孩子，也是包占雲的孩子。不錯，(悲苦地) 他騙了我，他害了我！他自己反倒逃去不管了！可是，他是回到前線打國仗去的。至少他有這麼一點點好處，別人也會說他好的。這點，比起他們能說你爸爸的，已經多了。(今天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勇氣) 要我打胎麼，哼，休想！

(她昂然走去)

周保長 (受打擊而無從回擊的人，祇以詈罵作報復——將手裏竹棒，拆為數段) 好處，好處，這也是好處，做賊偷錢，引誘女孩子，教壞一般年輕人。黃橋坪本來是安靜太平的地方，就給他們這幾個人回來，攪得一塌糊塗，雞犬不寧！這幾位傷兵同志，傷

兵丘八，傷兵老爺——

玉芳

（大呼）够了够了，我聽够了！（兩個月來的鬱結和委屈，大遠分別時強自抑藏的情感，併在一起爆發，不可遏止）你有嘴會罵傷兵；爲什麼不也罵自己！你憑着良心想想看，一向在後方幹的事，有幾件是一個好國民——是一個好人——應該做的！傷兵老爺，傷兵有什麼比不上你周保長的地方！

（大家想不到一個向來不大開口的女人忽然會發出這樣嚴重的議論，不免驚異）

玉芳

包占雲他們是有些地方不好。可是，他們怎麼會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在前線都是蠻好的，（回憶）一天比一天好，我記得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回到黃梅坪之後，就因爲衆人祇顧自己不顧大局，他們的毛病才又發作，一天一天壞下去，喝酒呀，鬧事呀，要不是回前線去，不知要變壞到什麼樣子；這也是我親眼看見的。（衆人默然）

玉芳

不信大家都忘記我們當前有一個大仇人爲什麼大家的眼光還是像老鼠一樣淺——有錢可弄就非弄不可，有氣可嘔就非嘔不可，對於打仗的大事，反都是敷衍冷淡；再不肯真正拿出氣力，幫助把國仗先打贏的。

（衆人動容）

玉芳

眼光淺的人，前線也有幾個——有幾個有家產的，以爲日本人來了，他照樣可以做安份良民。有幾個窮苦人以爲他本來什麼沒有，就使日本人來了也要不了他的東西去。他們對當兵打仗，是敷衍的，不起勁，後來他們才知道，家產不論多少，日本人不給你留下。你窮苦到什麼都沒有，你還有一條命；日本人就要你去替他拼命，做好細，帶路，打聽消息，當假日本兵來殺中國人，做真日本兵的替死鬼！這些事情，也許還沒有人告訴過你們，黃梅坪離開前線又遠，有好幾千里路，你們還不會在日本人手里親自經歷到。（悲已憫人）難道說你們——唉，有什麼法子使得你們明白呢，有什麼法子使得你們明白呢！

(李大成此時忽然跳躍着進來)

(衆人不勝詫異)

賈維德 你你你——

李大成 (笑樂地)想不到我會回來,是不是?我一個人回來看父親母親的,

李國瑞 哦。

李大成 這次投軍是件快樂的事,我得回來快樂地和家裏人講講話,再快快樂樂地分手。

賈維德 分手,你還要走麼?

李大成 他們兩個人在吳家橋等着,我馬上就要走的。

李賈氏 大成,你還要走麼。不要走。你走,我是要哭的。(真的嗚咽起來)

李大成 (知道母親神經失常,好生爲難——忽然孺慕地投伏在她懷裏)母親你不要

哭。我們這一次去打國仗,是件大好事。我們是打勝仗去的。母親,你得笑着送我們。

母親,你笑笑。



李賈氏 (住了哭) 要我笑笑麼?

李大成 母親笑笑,我們去營兵的人,心裏就更快樂。

李賈氏 (真的就笑) 嘻嘻,嘻嘻……

李大成 (立起身) 母親,再會,父親,再會。舅公,再會。嫂子,再會。周保長,再會。長生,再會。

(他快樂地跳躍着出去)

賈長生 我送送送你。(他追了出去)

(李國瑞看着賈維德,只是搖頭)

(李賈氏笑聲未止)

玉芳 母親,我和你到裏面去吧。(她扶着李賈氏進去)

(周保長忽然從身邊摸出一包三百塊錢,遞給賈維德)

賈維德 (不解) 這做什麼?

周保長 陳宇庭的三百塊錢,放在我身邊一個多月了,請你退還給他,他小兒子的事,縣政

府自然會公平辦理，我以後不願意多管啦。

賈維德 叭，不行不行，你從前已經答應過人家——陳宇庭正要託你，把他的兒子，叭，呈報

「身體檢查不合格」——

周保長 (發極) 老先生，你不要再和我談這個——我已經覺得我不是個人了——

(他低頭疾走而去)

賈維德 (倒是一呆——指着鈔票對李國瑞說)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的話總算已經說到，事情辦不通——叭，也許是更好！

玉芳 (又回來，立在小門邊) 有一件事要告訴公公，母親失掉的兩百八十幾塊錢，不是包占雲偷竊，我知道是大遠拿的。

李國瑞 (不說什麼，祇應一聲) 哦。

(玉芳轉身進去)

賈維德 真想不到，這個錢會是大遠拿的！

包 得 行

李國瑞

不管是那個拿的，是陳宇庭的錢，反正由我來賠還他就是了。

（兩個老年人對視一回，覺得彼此間交流着無限的同情和友誼）

賈維德

（忽然自笑）嘻嘻。

李國瑞

什麼？

賈維德

這次和日本強盜打的國仗，他們叫做什麼「民族革命戰爭」是有點古怪，和從前的打仗不一樣。大家會一點一點好起來的。包占雲不用說，周保長好像也在天良發現。講到我的兩個外甥，我更料不到他們現在竟會這樣好，這樣勇敢！也許他們說的話真是有點道理的——這次打國仗我們非勝利不可，最後的勝利真是「包得行」的！

（李國瑞點頭稱是）

（幕下）

## 附錄

本劇第一次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教導劇團公演

地點：四川巴縣土主場

時間：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 劇情說明

包得行劇所描寫的，就是抽壯丁的一回事。「包得行」是四川土話，意義爲「一定成功」；在本劇內，是一個四川壯丁包占雲的外號——包占雲，李大遠，王海清是黃桷坪的三個壯丁，包王是得錢頂替，李原想裝病規避，都不是誠心的去服兵役，但這次爭取民族

生存的國仗，種種方面——尤其是前線的老百姓和軍隊——表現極好，因而也使得他們三個（以及其他的人）一天天好起來。莫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一次就是壞男當兵，也變成好男了。一般老百姓見到這種事實，也都覺得關於這次對日抗戰，我們中國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真是「包得行」的。

登場人物一覽表（以發言先後爲序）

（劇中人）

包占雲

李大遠

李賈氏

陳長年

李國瑞

（表演者）

張英

董維忠

劉游

鍾信儂

呂融

（劇中人）

賈維德

賈長生

王海清

周保長

荷香

（表演者）

顧毅

盧一鶴

周劍平

孟文林

汪波

張科員

陳志堅

兵士乙

劉傑

潘殿邦

吳德鎔

農婦乙

馬霞

林鴻順

萬籟天  
或周禮團長

農婦丙

宋慧中

農民甲

洪深團長  
或汪冲

魏一發

周作知

農民乙

梁奕山  
或潘傑

高二

侯露影

農婦甲

宗才娟  
或才娟

趙連長

高怯魂

楊甲長

張恆鈞

陳宇庭

李廣才  
才教官

王排長

周瑛

李大成

鍾倩儂

楊老太

陳楚云

其他農民農婦  
兵士若干人

團員

楊玉芳

安妮泰

兵士甲

李彭齡  
或鍾倩儂



鄭伯奇先生主編



第一輯

風陵渡	他死在第二次	包得行	黑暗的笑聲	火車集	自衛隊	亂世男女
短篇創作	詩集	四幕劇	四幕劇	短篇創作	即民族光榮 四幕劇	三幕喜劇
端木蕻良 實價九角	艾青著 實價四角	洪深著 實價九角	章泯著 六角五分	老舍著 實價九角	宋之的著 實價九角	陳白塵著 實價七角

各地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包得行 (四幕劇)

著作人 洪深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温州·上海·香港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初版(A)  
發行額二〇〇〇册

每庫輯全裝五地加  
每月共預輯國元運  
一文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內地另加郵運費 成)

每月文庫：一輯之五  
鄭伯奇主編

